峯集 第十一之二
移咨 議 奏 咨

五峯先生集卷之十一

啓辭

以冊封奏文請令承文院善為措辭事 啓辭

傳教矣今此奏聞之辭與當初奏辭事體自異當詳陳事情以冀得准蓋初奏則以自 上所陳為辭故語有斟酌其於東宮叙功贊德之言不敢盡意鋪張亦其奏聞謹重之體宜然也今則既不蒙許而至於再請則其措語稍異於前當以舉國耆老臣民合辭之請主意成文大槩以為事變之初臣民請建儲嗣以繫人望而長子某不堪負荷民情所屬咸在東宮其後分遣王子號召四方而第一子某不幸陷於賊中受任無效雖得還歸而驚憂喪心東宮仁孝夙成聰明好學輿望攸歸搶攘之際受任在外自平

安道經歷黃海江原等道軍民影從遂乃糾合兵馬督率
諸將往剿成川還救平壤功績懋著望實咸孚及萬曆二
十一年欽承明命往莅全慶軍務所在民心愛戴皆願早
定名號使得承籍寵靈以重監撫之寄以慰臣民之意云
云而末端善爲措語以當此國家艱危之際不可不早定
儲嗣以繫人心請速准可大意如此其他在於作者修潤
得宜請令承文院以 傳教辭緣及此啓辭參酌爲文何
如 傳曰依啓

同前

東宮册封奏請適與中朝所慮者相值因此致生朝論未
即准許此誠意外之事頃觀尹根壽等狀啓則中朝欲一
番如此以存立長之防待其再請而後許之也以事體言

之則根壽等還來宣勑後當舉此爲辭以爲更奏之文但禮部題辭有往𦤺全慶地方立功等語若勑書中又有此言則再爲陳奏恐延日期故議者多以爲不待根壽等回先以馳啓辭緣急爲奏文發送使臣爲當云此亦不無所見大抵如此事大文書參定之間亦必多日請令承文院從速磨鍊奏文詳陳事情願早定名號以慰舉國臣民之望事由畫措辭修潤成文何如

答曰依啓大槩禮部之言似爲太拘而使臣不爲極陳得請亦爲未穩夫國家重器豈可托之於非人古之帝王亦有行之者其又何疑深慮無可對之辭然不可露圭角此意言于韓準聆日經筵取稟故言之

丙申伏閤時玉堂啓辭

昨日特下 聖批開示 聖衷洞燭無餘臣等聚首感激且泣且語以為 聖明之待臣等有如家人父子臣等之告 聖明何敢為一毫矯飾之辭乎夫調攝 聖躬庶幾無疾者臣子之至情也今 聖上屢以優閑養病之旨下諭於臣等而臣等終始悶迫不敢承 命者是豈臣子之情哉誠有所不得已也自 上既以大臣之事責臣等臣等知其事之不可行而迫於一時之嚴命苟相唯諾終至於國事大誤則臣等萬死之罪固所不論其於 宗社臣民如何也自 上每以為自古儲君之攝政多矣今日之事豈無其例然以臣等所聞言之則此天下萬古至大至重之事而不可輕擧者也三代以上逺未論漢世四百年間無此事宋時亦罕見而僅有然非無故而為之也至於

皇朝二百年間亦無此事 中國之人固以此為非常之
舉也我 朝太祖太宗乃國初之事草創之際不可援例
於後日唯 世宗朝事稍為可據而此亦先為請封世子
於 天朝得其冊命之下然後從容處之而當時羣臣猶
極力爭之 太宗屢發而屢止 中宗末年亦言以國政
歸於 仁廟其時相臣鄭光弼率百僚泣血爭論累日而
終至回天以此觀之則此舉果是無故常行之事乎 聖
教則以為非難事而臣等之意則天下之至難而不可輕
舉者莫重於此也況今日之事與前世之事懸然不同東
宮冊命三請於 天朝而未下 聖上乃於此時即以國
政歸之東宮而大事小事皆不與焉杜門深居有若匹夫
之與世相忘者則 天朝聞之得無疑其激於 冊命之

不下而遽有是舉乎若是則自 上見疑於 天朝無以
自解而從前恪勤侯度欽奉 帝寵之意歸於虛地此其
寒心者一也不然則 中朝之人猝聞此事莫知其由疑
我 國有難處之事而有此舉訛言傳播天下紛然或至
於請問其由則在廷之臣亦以何辭可解於 天朝也若
是則國家之禍將自此而始而此時 聖上雖欲悔之不
可得矣古之為大臣處大事決大疑以安國家者固有之
矣此非臣等所敢與論然今此事則有十危而無一安上
則 天朝將詰責於情外下則民情渙散而莫收終至於
國事傾圮變故百出則臣等之奉承 命者不過為婦寺
之忠未知古之所謂為大臣者其出於此乎願 聖明以
責臣等者反察於 聖躬平心以思則可知臣等之苦言

此戀亦為國事而非出於私意之反惑也至於疾病調養之方則臣等亦豈敢不慮乎常時 聖上燕處深宮藥餌調養無所不至而及其事變之初自京徂西跋涉數千里暴露風日蒙犯霧露臣民孰不為 聖躬憂之而數年之間 玉體平和別無大段愆違此豈人事之所能為也盖天地神明之所扶持 祖宗之所陰佑四方萬姓之所禱祝者有以致之此豈杜門養病之效乎以理言之流水不腐戶樞不蠹過逸非調病之道不息誠養生之術人主一身當以 宗社國家為心 宗社安則人主之身不求安而自安矣燕息之節弛張之道自不妨於聽斷之際此事臣等前亦屢屢啓達如值機務叢擾 聖慮厭煩往往使東宮於視膳問安之暇承顏順志參決庶政則 聖上有

誨諭之樂東宮盡怡愉之孝臣民萬姓所共欣悅而勢順理便更無妨碍是則雖無攝政之名而節宣 聖候之道亦在其中伏願 聖明更加深思勿令羣情久鬱遠近疑惑臣等日夜所望唯在於此也廷臣久不得瞻望 天顔侍從臺諫晝夜伏閤而未承 下命百僚遑遑民情洶洶氣象之愁慘國勢之岌嶪益甚都城如此外方可知臣等悲痛塡膺籲號無階幸因 聖教之下敢此冒昧辭無倫次而愛 君憂國之誠實出肝肺如此而未蒙 鑑察則鈇鉞之誅實所甘心伏願更加憐察近日中外羣情皆以臣等不能排闥號哭牽裾切諫爲罪 天心爲臣等之罪臣等悶鬱之情非不知出此而亦恐 天威益激微情不達唯日日伏閤庶幾 兪音之或下昨日承此 下教又慮

一日之間屢為煩瀆為未安今始陳 啓臣等之徊徨敺
踖進退維谷之狀亦可憐憫區區寸誠只冀 天日下燭
而已敢啓

承政院啓辭 丁酉夏行部承旨時

内人王子避出之舉臺諫時方論執而自 上意必欲行
之臣等不勝拊膺頓足之至都督方勵志守城前頭五千
兵將至我國徵兵亦將多至不勝歡喜近日振奮之狀異
前頃日觀審形勢此真難得之機是必我祖宗在天之靈
默佑冥冥啓天將之衷自 上每以為天將舉措多不真
實今雖如是力若難支必陡馬西奔而我國無復可為是
大不然今日之舉措又與前日李提督時大相不同都督
以大將扼其中經理以風憲制其後楊總兵雖欲奔北畏

都督之剳都督雖欲奔北畏經理之斧以此方張之賊進
逼南原楊總兵以孤軍當之此已是大驗爲今之計調集
兵衆糾結民心措置粮餉協力 天將固守京城是東方
再造之會自 上每以京城齟齬不可守自 上其不見
延安城子乎其形勢制度何異銖鍪之網猶且終始得全
此在人心之固結況此郡城雖爲闊大據形勢作根本苟
能善守何患不保且有他策雖去此猶有可全之勢則臣
等亦何敢欲 君父履危城之中乎自 上每以西幸爲
得計臣等聞近日之事江華宮眷已還海州往來之際下
人作挐無忌延海之間人心騷然且海州亦豈金城捨此
而去之則其惟關西而關西不幸今年虫災慘酷原居之
民積勞之餘亦無所食相率流冗又何餘力可以供上之

謂度乎此又不保則其惟渡遼 天朝之許否亦不可必而設或許之自 上出國彊一步則 宗社卽亡安有三十年千乘之君亡其 宗社而獨自拔命之理乎自 上雖令張雲翼稟議於都督而臣等聞雲翼之言一發此言萬事不測渠身雖死不敢出口云而卽見備邊司之啓若以雲翼爲將稟議者然如此大事其可如是延拖而終可無事乎諸臣不忠先出家屬罪固難原朝廷必將處置矣自 上亦豈可以 宗社付託之重效諸臣之不忠必欲搬出宮眷自就於顚躋而後已乎臣等聚首院中無任仰天悶迫之至近密如臣等不爲盡言似此事情自 上何從而聞諸雖承勿煩之教冒死敢稟 翌日入侍 傳曰非自政院啓辭顧以予渡遼爲慮何不斟酌予知爲都承旨筆也云

所懷書啓 甲辰

臣伏奉 明旨以元日白虹之變令正二品以上所懷書啓者臣自新正以來久在病告正月二十五日是始定自上受針之期臣不敢退居二十四日扶曳出仕旣出則雖病昏未蘇亦可一言仰副 休命而 聖候尙爾未寧長在藥餌調攝之中臣之事君猶子之事親當侍親病豈有他念惟日夜望其有喜而已不敢以狂瞽之說干擾 靜攝日月荏苒已及三朔而比又以風寒之疾請告累日雖承 嚴命力疾趨仕精神憒憒如在昏霧之中而不但期限遠過以臣適慢之故諸所獻言者皆未蒙 批下乃敢冒病胡草有若苟爲塞責者然嗚呼格君心弭 天怒固可若是其延待耶臣之不忠之罪誠無所逃臣竊伏惟念

人君首出庶物爲吾父母之宗子其不敢違寧昭事上帝也如人子之事親伺候顏色惟恐一毫有拂於親心其或一事有拂則爲子者宜先知之湯之桑林之祝乃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女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先儒有言人君所當自省者不止於六事如用舍失宜而賢人在野刑罰不中而冤抑莫伸好惡不公而失於偏黨諫諍厭聞而吝於改過侈慾未窒而溺於貨利此皆人君所當警省而若湯則心存誠敬常盡奉天之道而獨有六事尚有不慊於心可以致天譴者故歷言而自省 殿下試以湯之自責者及先儒之所言者反躬猛省則亦知何者有不慊於心而致此警告也臣齋心瀝血敢以平日所嘗歎嗟而最切於 聖德者陳之 殿下以聰明寇吉之

資臨莅國政幾四十年國家條貫庶政表裡無不悉得其
要兼且博極群書　聖學日進於高明而布列庶位者皆
殿下眼前長成之人其器量深淺識見精粗悉簡　上心
使之任事則事多不辦使之議論則言率粗淺遂致　聖
鑑日亢於上藐視一世乃謂廷臣無可與倚往言論無可
與采用此則諸臣不學不忠之罪而終至於腹心無寄言
路杜塞其見柄用者未必出於察賢雖假借辭色不過數
三年人皆狼狽而退進言之人則一或觸忤挫抑厭薄不
啻訑訑如是者積有歲年廷臣其能不爲成敗禍福所動
者幾人當局者未免左顧右掣不能安意展布進言者未
免抹摋所見委曲遷就朝著之間遂成恇惑護前之風以
直前擔當爲愚經情直言爲妄揣摩迎合爲智甚至於以

貪緣攀拊為良圖遇有 國事少関利害者則不欲干預
病告紛紜臺諫人君之耳目故他人不敢言而臺諫言之
大臣人君之股肱故他人不敢攖而大臣攖之今則臺席
之間顯行揣摩甩過禍福之係或始同而終背或倒戈而
反攻噫國可亡而公論不可亡嚮日三司因變之劄皆泛
言歇後虛應故事臣不敢察遠只此已是亡國之徵也至
於大臣亦當 國家存亡之計思退一步觀塲之法坐觀
成敗見 君上大過舉不能出一言以臣自古朝廷之所
以為尊重者以其皇極有定清議恢張奸邪讒說不得以
間之也今則朝廷不尊事體滂下公論瘳蝕道揆淪喪人
人各自為心當經亂垂亡之際無奮勵振刷之氣日就奄
奄自盡之地今不矯此大病則雖日孜孜於庶務猶泥塗

上丹雘終亦爲泥塗而已如欲一變頹局聳厲羣情則非
殿下勇脫舊套大新瞻聆則不可爲也臣聞先儒胡宏之
說曰人君不可不知乾道不知乾道是不知君道也君道
如何天行健人君不可頃刻忘其君天下之心也如天之
行一息或不繼則天道壞矣臣伏見
聖學雖已就緝熙
而自經兵火憂思涸薄志意蹉跎其果能體天之健一息
不舍以至於純亦不已之域乎苟不純乎天道則詭邪易
乘一邪得間衆私紛紜其不至於蔽錮者難矣伏願
殿
下勿謂吾學已至而裒然自信勿謂春秋向高而宴安可
懷誠以體天敬以存心與天爲一協德無間則天者至理
之所在自無私意之干其間者以之察人則賢無所蔽而
任之以專以之聽言則忠無所忤而衆善畢集以之正家

則詖謁屏絶而苞苴不行以之裕後則麟趾振振福禄並
臻朝廷有腹心之寄而賢者得以展布心膂言路無杜絶
之患而清論得以恢張奮厲 宮闈嚴密而予姓仁厚今
日之大患宿弊自當頓然一祛矣且心者人之北辰辰居
其所故能為二十八宿之綱維心安其止故能為萬事之
樞紐心有作動使離天理聽言而扞制事而偏必須提掇
信地湛然虛靜物至而應過後淸凉則自然氣脉和暢志
慮舒泰優游仁聖之風體有喬松之壽於心養生不亦休
哉臣既以本原之病粗陳於前若不以目前民心之所大
怨苦者畢陳於 聖聰則臣亦當伏不盡言之誅今日閭
巷之所極怨而蹙額者無有甚於宮奴之横恣白晝殺人
吏不敢誰何奪人財貨而人不敢相詰雖道路井臼蠶藁

之際必擧宮房以爲制人使氣之地曩在壬辰宮家之取怨不至如今日之甚而畢竟歸怨多屬宮家此豈非今日之所可寒心哉然此又豈諸宮之所盡知也假托行詐者必半其間而怨專歸於宮家臣竊痛焉至於南邊之警則誠國家存亡之所係吾力若可以有爲則朝夕厲氣相與滅此而後食可也力如不給則姑行羈縻愚敵而圖之可矣自古用兵不過戰守和三策今則都無一策大小媕婀莫敢決議因循退託累經年歲但仰視蒼蒼弃賊之不來倘賊果來計將安出千乘之國有　社稷民人非如匹夫之自諒不可空言無措但欲曲成其名也且人才天之所生而使幹一世之事者始雖眇然收拾用之未必不爲一代之用慶之不用非天意也不幸朝著携貳各相排擯士

之稍知自好者輒遭標謗一遭標謗便棄不用訖其淬餘
欲加任使雖所謂人才者亦未必能幹一世況其淬餘皆
窾顧何能數一劃之用哉今之斥逐屏居者其罪名固不
無輕重眞僞之辨亦何可不加辨理任其廢黜以阻天生
才之意哉天下之惡莫重於叉逆苟有横羅者其怨大傷
天和己丑之獄末稍波及者多出於奸臣之搆捏則亦不
可謂事在已往而莫爲之伸理也今幸 聖鑑既已洞照
於上而諸臣之及見此獄者亦多在世如欲伸理必及今
圖之可也臣素多疾病比且脫着失宜重傷風寒抱病呻
吟已及三月色鬢形悴一語三引把筆臨紙潮熱上攻書
未卒章眩迷旋極言無詮次不足以道達一得之愚臣無
任惶恐慚負之至

陞輔國後已解禮判承文提調後并辭文衡 啓

臣伏蒙 聖恩乃於法例之外 特仍文衡臣且感且榮不知所以自裁第念恩不當器則在上爲虛施在下爲僥冒實不敢晏然爲榮今日之舉須議論是以重廊廟文章是以宣 大猷不得不以是任授之者始可當破格之例而雖實如此者其心亦豈得自安況臣則廢學鹵莽之狀前後所陳已詳秋毫非出虛僞目今館閣人人誰非萬賢於臣者法禮至重何必容臣叨冒創膺無前之例乎且今文衡之任更無所管只掌事大文書豈有已遞承文而仍占文衡之理哉須並遞臣文衡方可全事體而完公務亦無撓前創新之弊矣臣所帶提調如宗簿寺 宗廟署及知春秋館事並皆都提調領監事衙門體面相妨亦與承

文院無異請並 命遞改惶恐伏地敢 啓

東人詩賦撰集之命 啓辭

東人詩賦抄錄事 命下已久臣申欽始承於爲提學之日頗加付標及臣待罪文衡申欽 啓辭屬于臣玉堂吏將申欽所付標者及他餘諸集歸之于臣臣試取諸集將爲下手則製作固難抄人作尤難製作工拙隨分而人辨之至於人作則古人運意遣詞各有所指而已辨之前輩風流固不以一詩句去取而有所加損間有文人詞客或以一句褒貶而未免介介於平生者身在堂下辨人堂上姸醜其不免乖舛者幾希吟魂有知想必冷笑於泉下玆不敢遽其事沉吟度日不覺歲月變遷臣之逋慢不勝惶恐待罪第臣既遞 文衡凡一時大小述作宜出文衡請依

前屬之文衡以畀其事名為便宜且臣之前日並解所帶
諸局者皆以坐次禮貌之不便則所帶同知 經筵事謂
有司自當照例並遞而至今未有處置卒卒仍帶正二品
之判書既以體面有碍而遞之則獨可仍兼從二品之同
知乎 所帶同知 經筵事請 命遞改惶恐敢 啓

館伴出仕後 啓辭 丙午

臣衰敗癃羸之狀衆人之所共見自歲前寒疾彌留及承
館任之 命不敢告病逐日坐館昏暮乃罷前病益增若
及臨時至不可起則臣雖萬被誅殛無補悞事玆敢冒萬
死陳劄而既不得 准則館務政急明日且有千載一時
之慶典不敢退伏欲於僵死之前罄竭筋力扶曳來詣矣
但 詔使來期早晚難卜而緣臣席藁待命之間事務多

滯至於館務所重無如別卜定一事今雖專委度支磨鍊
啓下而度支之来議都監意亦有在臣以病不得隨參病
曠之罪大矣不勝惶恐伏地待罪
答曰卿宜勿待罪調理行之

獻議

對馬島許和議

臣素昧籌略軍國重事固不可率爾擬議姑以平日淺見
陳之此賊之不可許成尺童亦知第當局權時之策所不
可無如我之兵力已振有必制之勢則非唯不容羈縻故
令愁之使其速來耳不然生聚訓鍊之間不可不以計持
循待我自強是則非但馬島可羈雖全國來請亦可許也
非但關市可通皮幣珠玉亦可用也若全無定算而徒謂

賊不可羈縻者是怯夫而效馮婦之爲也但馬島是彼之一州也其來請成當自其國始獨此來請而許之其能有關於去取之數乎此則臣未詳彼中情形唯在當事之地審而付之且念我國人心解弛措置振作無一着實之事未卜羈縻幾年當辦大事歲月荒涼舉一國財粟輸之所讐之賊亦甚可慮臣誠不勝嘆嗟之至伏惟　上裁

許忽酋職帖議

今日之事許與不許其禍等耳但邊備苟可以日月自強則許之以緩敵固可也未知邊備果能日月自強耶乾粟易竭客兵難久而賊之要索日增則非惟不能日月自強恐日月以削也卓斗云朝鮮之給帖非出誠心適以緩我臣念我之添兵日增弓砲稍集則賊之要帖亦無乃緩我

而待其自削耶且以孫文孝口報觀之何叱耳佯示誇詡
而卓斗自相煽動至以職帖為出於藩臣而非國王所知
指御寶為符呪識身之物慮百張之不即准給則乃曰百
張必不可得欲我國暴非藩臣所為而急准其請闖捍脅
持不一以足今若慮其執言而帖首就給則朝廷之受他
嬰弄增彼玩侮者不但如一宗待之見賣而致件退之辱
也臣愚以為不如使藩臣宣諭曰 國家給牒汝屬是
祖宗朝已行之例也潼關之陷件退之後朝廷知出於卓
斗縱吏啗誘要功以媚於汝是則罪在卓斗無預於汝故
釋之不問乃以 祖宗朝已行之例而曲循徐請 德至
厚也卓斗以世受 國恩之人始搆徐惡無所不至以為
不攻件退朝鮮邊民不得安挽吾屬亦不堪命悲啼乞討

終乃倒戈反噬投入係部這廝非不知藩臣不能官人爵
人而謂職帖非 國王所知謂御寶為符呪我敵之物謀
以猜阻兩間肆行褻慢反側之奸彼此同嫉不除此賊雖
行千張職帖無以結彼此之好可速縛還卓斗并還石乙
將介亭叱斗等各還本處飭歛管下毋相攻擊藩胡則即
可 啓知朝廷給帖如願以試其意待觀所為另議施行
為便伏惟 上裁

北邊征討獻議

臣素昧籌略亦不曾預聞機密軍國重事誠不敢率爾擬議
但既令獻議則叨忝備邊之列者得失間不容終嘿今此虜
賊侵軼我疆至迫城下若耀兵問罪使有懾伏則誠為利
益但彼驅逐藩胡仍薄我城其計雖不但在藩胡輕我太

甚而亦非如直犯之比今遽興兵未必大得志而但資其執言結怨則未知得失當如何也前此一二焚蕩之時亦未必損彼一分而在我所傷不少猶得得志之名賞典加焉以故沿邊將卒一遭所係輒奮言問罪設曰得志古人云得志之地勿再往此言誠可留心況今日事勢與前不同老酋方為朝廷日夜之憂而老土又與老酋連婚左不可輕易挑釁本道監兵使旣請問罪其所聞見比此地必為真的固不敢從中左右書曰用靜吉用作凶觀今爻象以之用靜猶恐難吉況可以用作乎臣愚所見如此伏惟

上裁

下四道通行宣惠廳通八道號牌議

臣某議宣惠廳今日之急務無重於此者而京畿已試行

之因其已行者而並試於下四道雖值大無恐爲無妨號
牌則當此飢饉之時雖例差常調民不勝辦此時並行新
設之條似爲未安兵政國俗各有常習今兵農而二之不
可倉卒講行但我國之兵政玩弛已極今須速加釐革判
兵農給保教練間當有一道惟在熟講而審定伏惟 上裁

行銅錢議

臣某議我 國未有通貨只用粟布一經衣食便爲耗絶
且菽粟花麻豐歉不常一遭凶侵即爲無貨之國議行銅
錢意非偶然因有司看詳事目而試行爲便但我 國人
心蕭颯雖酌水注挹尚施計較顧此利源其何以保無奸
弊況錢非摶土所造須銅可鑄銅亦非如泥沙之賤興若
況物者責之太高則亦甚難縱嚴立科條而防姦騙之弊

晝一平準而無折閱之患則可以久遠行之伏惟 上裁

協討建夷議

臣其議天子有戎狄之辱凡在同文之國悉賦協征敵王所愾固天下之大義况皇朝實我父母之邦而遼東爲三百年事大之咽喉一朝見陷則不可但以戎狄之辱視之也王祭將又首倡義旅知我有思報之義形勢之便請與同仇則此誠同心之言所當先嚮而應不待言竟臣固知聖上至誠之筭所已洞究無容臣言毫至於察情審勢雖不出十全必收七八分時勢而後動則非如臣老病不閒機密者所敢獻議伏惟 上裁

五峯先生集卷之十四

五峯先生集卷之十二

奏文

復平壤獻捷奏文 癸巳二月

謹奏爲仰伏 皇威克復平壤飛報捷音事該萬曆二十一年正月初九日陪臣諸道都體察使柳成隆馳啓據諸道都巡察使金命原呈該平安道巡察使李原翼申本月初六日有 欽差提督薊遼保定山東等處防海禦倭軍務總兵官都督同知李如松統率大勢官軍直抵平壤城外部分諸將圍抱本城有倭賊二千餘名登城北牧丹峯建青白旗發喊放砲又有倭賊一萬餘名擺立城上前植鹿角柵子擁楯揚劒勢甚猖獗又有倭賊四五千名建大將旗鳴鼓吹螺巡視城中指揮諸賊本城裏外設險勢難

邇攻總兵收軍四營本日寅夜有倭賊三千餘名啣枚潛
出襲都督楊元都督李如栢都指揮張世爵等營被本官
等統兵殺退初七日夜有倭賊約八百餘名復斫都督李
如栢營又被本官殺退初八日黎明總兵焚香卜日得吉
喫飯訖與三營將官分統各該將領官軍人等擺陣於七
星含毬普通等門外總兵領親兵二百餘騎往來指揮將
士踊躍咸思盡力辰時分諸軍鱗次漸進各樣火器一時
齊發聲震天地大野晦冥火箭一枝着密德土窟俄而赤
燄亘天延爇殆盡守陴倭賊亂用鉛丸湯水石塊以死拒
守又用長槍大刀向外齊刃森如蝟毛總兵手斬畏刼者
一名號示陣前諸軍鼓譟薄城負麻牌持牙戟相雜齊進
或發射放砲或仰刺守陴之賊賊不能支吾稍自引退總

兵挺身先登督諸將進入 天兵一起與本國官軍入含毬門一起入普通門一起登密德東城騎步雲集四面夾殺衆賊崩潰 天兵當陣斬獲首級一千二百八十五顆内查有賊酋平秀忠平鎮信宗逸等二十五人首級生擒倭賊二名并通事張大膳奪獲馬二千九百八十五疋得獲倭器四百五十二件救出本國被擄男婦一千一十五名口 天兵乘勝縱火悉燒房屋衆賊投竄被燒死者約一萬餘名臭聞一十餘里餘賊繫入風月樓小城總兵督運柴草四面堆積仍用火箭飛射一時焚燒俱成灰燼又有餘賊毗城過江氷陷溺死者不記其數七星普通牧丹等處諸賊仍據土窟堅固難拔總兵收兵傳食曰賊必夜遁就遣副總兵參將等官李寧祖承訓葛逢夏等領兵埋

伏總兵同楊李張三副將由大路追赶本賊四散逃去被
李寧等伏路邀截斬獲首級三百五十九顆生擒倭賊三
名餘賊棄甲抛戈驚亂逃走西嶺以西悉底蕩平臣竊念
平壤一府實本國舊都城池險固而兇賊豨突據為窟穴
即目 天兵進討一鼓蕩破梟獍餘孽逃命無所本國再
造之機實在於此臣與李原翼督運各處芻粮進入本城
聽候督府調用外緣係捷音事理為此具啓等因臣據此
參詳小邦軍兵脆弱日久愈削無且平壤城險未易攻復
日夜憂煎不知死所欽蒙 聖明天地父母曲念先故不
以臣失職而加罪 命調南北精兵以拯濟小邦塗旅膚
軍餉之乏則先賜銀兩憂粮草之缺則陸續飛輓士卒暴
露於野驢騾顛損於道以臣之故貽慼 天朝至於如此

臣感激征營若無所措竊惟王師有征天吏無敵乃於本
年正月初八日壬戌進攻平壤不崇朝而城破除焚溺斬
殺之外餘賊喪魄逃遁其軍威之盛戰勝之速委前史所
未有臣與大小陪臣初聞捷音不覺涕淚之交下茲蓋
聖天子盛德誕敷神武遠暢而名公贊謨本兵運籌侍郎
宋應昌專心機務指授方略謀猷克合用集殊功総兵李
如松誓師懍慨義氣動人軍行所過秋毫無犯臨陣督戰
身先列校至於鉛彈擊馬火毒熏身色不怖而愈厲克城
之日祭箕子而先封其墓恤瘡痍而遍諭陣亡宣布德
意慰問孤寡雖裴度之平淮西曹彬之下江南無以過此
副総遊擊都司以下各該將領等官闘如熊虎如神助
勢至有巨石滾下而拒之直上者丸入胸膛而鏖殺未已

者小邦將士袖手駭縮莫敢効力於其間徒觀其鐵騎所
蹴飛塵驀野火箭所及赤焰彌天礮鐵列柵則決若吹毛
搶剌守陴則捷若飛鶻腥烟漫空流血渾江天地爲之擺
裂山淵爲之反覆彼賊之鳥銃湯石政猶螗臂拒轍無敢
抵敵臣竊念平壤一城實伊精兵器械之處臣竭一道之
力經年莫覬而克復之後聞其所設守備則決非小邦兵
力所可攻陷 天威一震列屯望風已成破竹之勢黃海
以東不戰自却舊都指日可復宗社次第汛掃臣思先靈
地下之感念遺黎其蘇之望悲哀喜幸悃忱難雙雖欲報
答生成實難爲圖抑臣之所大報者念惟小醜跳梁自大
於鱗介之鄉昧天之威屢肆狂言臣常痛之今者鬼啓其
衷自取天誅其海讐島慄揣揣然不敢喘息者殆終其遺

育是豈徒雪小邦之羞實亦彰百王之烈矣臣又聞之有
願曲遂天地之大德所懷必達臣子之至情臣念今兇賊
被勦尊出王師而於小邦則未始有一毫創也渠見 天
將旋師國內孤弱再逞反噬之計則其禍益甚而益難防
矣臣恐復動 聖上東顧之憂而重徼臣失禦之罪也伏
乞 聖慈憐海隅孑遺之民終天朝子惠之仁着令督府
量抽江浙砲手五千名仍付一二將官分屯沿海要害釜
山等處若干月一以教訓小邦軍民一以消戢梟獍兇謀
則臣庶可永伏天威收拾餘燼以備其後矣臣既復疆土
又望善後極知僭猥罪固難貰而 天朝俯卹既有加於
內服下邦控訴敢自外於一家臣益增隕越焉臣一面派
撥人畜督運粮草一面調集兵馬協同王師以圖進取京

城又備咸鏡向西之賊臣擬待收復訖即還京城迎勞官軍仍將前後受恩緣由另行稱謝外緣係仰仗　皇威克復平壤飛報捷音事理為此謹具奏聞

復開城後奏捷文

謹奏為再報捷音仍乞添撥援兵以收全勝事該諸道都體察使柳成隆馳啓大兵攻破平壤天威遠震黃海諸賊望風遠遁總兵令都督李汝栢為前鋒直擣開城原住倭賊卷衆過江以精銳數萬劉營拒敵正月十九日本官自東坡灘踏淺追襲賊衆大潰當陣斬獲首級一百六十五顆奪獲倭馬二匹盔甲刀銃倭器共八十七件總兵隨至將各處軍民賑飢救命且造印旗給與被擄削髮男婦仍禁約官軍不得妄殺一人老弱歡呼簞壺塞路等因又該

諸道都巡察使金命原馳啓正月二十七日總兵率都督李如栢副總兵張世爵等選帶兵丁一萬審看形勢行至碧蹄站聞前鋒孫守廉等與賊對敵即便督兵馳至賊衆分布沿山遍野有賊酋一人披金甲戴紅盔氣勢兇獰揮兵直前總兵與諸將併力射砍箭中金甲賊酋落馬賊衆擁扶痛哭而去總兵即喝諸軍進前砍殺賊衆大潰官兵乘勝追赶當陣斬獲首級一百六十七顆內有賊酋七名奪獲倭馬四十五匹倭器九十一件京城諸賊氣奪不復出城樵採等因又該戶曹判書李誠中馳啓全羅等道海運米豆共二萬二千餘石已泊東坡站地面交卸黃海道撤運各該州郡馬草已到開城府地面交卸支放等因又該全羅道巡察使權慄馳啓臣統領助防將趙儆等官軍二

千三百負口於高陽郡幸州山寨下營本月十二日黎明
大勢倭賊約一萬餘名負紅白旗張黃金傘鬼面獸形粧
扮其悴將李營攻圍臣挺劒督戰自卯至酉滚石揚沙射
矢如雨又放各樣火器聲震天地賊不能支吾一時奔潰
官軍當陣斬獲首級一百一十一顆左耳二朶奪獲弓箭
盔甲刀銃倭器共七百二十七件餘賊逃遁痛哭還城等
因又該倡義使金千鎰馳啓據走回人說稱本月十二日
京城住劄四衛倭賊往犯幸州山寨被本寨官軍盡行殺
死賊首三人與伊餘黨俱帶傷回營陸續命盡等因又該
咸鏡道巡察使洪世恭馳啓據德原府使金信原呈該哨
探軍康俊走告安邊賊酋清正吽衆北來諸賊自本府起
程經踰鐵嶺迶走北地一帶寧靜等因又該慶尚右道巡

察使金誠一馳啓據水軍節度使元均呈該走回軍丁供
稱俺在倭賊營裡聽得衆倭說稱關白令年風汛時分將
調三 島人丁添助廝殺等因具啓得此臣竊照自平壤克
復之後 天威震疊一鼓東下兵不留行月奏三捷沿路
一帶壁壘俱空臣之二都已全復矣如使軍餉不匱乘勝
長驅則釜山以北那有一賊敢嬰鋒哉掃清妖氛再造三
韓只在一蹴之間而委緣小邦久被兵燹凋瘵已極財殫
力竭餉運不繼人飢馬斃傷損既多則量留精銳拒守臨
津退住平壤休兵待援者此易所謂左次無咎而蓋出於
不得已也其在小邦豈敢弛忽於存亡之際而有所不力
者哉實由事勢之致然而其情則戚矣臣竊見侍郎宋應
昌指授方略動合機宜總兵李如松杖鉞臨戎躬冒鋒刃

相與協心共濟咸慴兇徒恩浹遺黎師行所過秋毫無犯招集散亡拯濟俘擄賙窮賑飢並令復業至於陷賊變形者亦給旗帖俾免混殺之禍小邦之民如自膏火中出而舉圍於涵濡之澤雖三代時雨之師不是過也是雖總戎之臣恩威並著而實出於 聖天子明命臣與小邦臣民皆思雪泣咸願為 聖朝一死銜恩感德勇銳自倍陪臣權慄以一旅殘兵能殲大勢兇冦兵興之後無此克捷此豈小邦之力所可辦哉端由憑仗皇靈而彼驚弓之鳥自落於虛彈也自今江氷已開舟楫已通運過芻粮可句旬月之支前頭調度想不如前日之缺乏矣臣聞兵要尚氣戰貴乘勢然則奮未竭之氣而席累勝之勢者其不在今乎勦除此賊與他虜異急則易破久則生姦賊若畔聚徒

黨據險逞兇則日後取勝難卜其萬全此兵法所謂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者也近有自賊中走回的傳言春來三島多添力出新兵裹情狡詐固難准信而亦不可謂必無是理也已被挫衄而不早遁歸也住拒敵意必有在今不乘三捷之勢張九伐之威而以深入為戒冉致猖獗小邦之禍有甚於疇曩而已絶之宗祀難保其再血也臣思之至此有如烈火燒心不覺仰天而推胸也稻池游陷固難馳驟尚有步兵可以效技伏乞 聖慈念小邦垂成之勢慮九仞一簣之虧再軫淵裏益賜矜恤添撥已調南方砲手若干負口星夜前來俾令剋期勦蕩以收全勝則不但臣銜恩殞結臣祖臣父想必感泣於冥冥之中矣緣係陳謝 聖恩續報捷音及請兵征進事理不勝瞻天祝

聖激切屏營之至爲此謹具奏聞

李提督辨誣奏本 被宋侍郎沮擱不達癸巳三月

云云竊照提督李如松文能附衆武能威敵其戰勝之功慰撫之勤已具臣前後本内盖伊兵法得之家庭而其仁民濟物之心又其所性者然也小邦君臣咸謂 聖天子威靈之震能令帥臣建功殊朕若是之盛不然其必有方召者復生於今日小邦但恨粮草運遲致延師期方催飛輓衍收全勝不自意大功垂成値此沮撓臣竊念明庭彈奏悉出忠赤猶且致此者只緣小邦不禄以稽再生臣誠不勝拊膺頓足而無路赴愬於 天陛也臣之於督府地分懸絶非有平昔之私今玆來援特出於 聖天子明命則臣雖無狀何敢比督府而負 聖明哉小邦臣民其所

感戴於督府者亦以救活其命倘所枉殺如言者所云則
是隱然生一敵國雖不能致慦天將其欲盡像立祠者
必無是事況平壤之民悉先逋避其從在城中者是不過
沿路搶擄之人提督所揀出男婦見有一千一十五名口
則不詳城中復有何等人能當斬級一千二百八十五數
外又有燒死萬餘而溺死不記其數者耶所死者人人皆
有父兄子弟其將攢刃而向督府矣且賊兵精銳盡在此
城若賊不大挫衂何嘗棄堅城而望風奔潰還我千里之
地咸鏡賊酋清正尤號暴悍亦何故卷衆南遁而捐其所
據之阻哉小邦急於收復但請前進而督府悶念附賊者
駢首就死特揭白旗諭令免死又令陣前不許擅割賊馘
以防濫殺其致念之深雖如臣忝作民主者非所遑及加

以刻意進討不撓人言其志必在於全活一方性命以臣
所見雖古之仁將無以過此臣恐干戈之際往來行言易
訛而惑其必中山之書宜陽之謗有以激明縱事忠憤畢
此必 聖天子所洞照者臣不敢復有所煩瀆姑就目前
所急而哀籲焉觀今伊賊肆出積城地面者非緣添兵西
向為犄角之勢必是勢窮思遁為捍後之計西向則必須
遮遏思遁則必須赶擊其勢在我均宜趣前而已進不得
遮遏前功盡棄退不得赶擊後患無窮而督府以被彈之
故不得便進此真機張而敗括者於督府赤心無所損益
而小邦之事坐必待亡而已且念督府以小邦之故勤苦
霜雪自冬徂春寢食靡遑鬚髮為白成此再造之功竟蒙
不近之名臣之所深痛者不在於失機敗事而在於變功

成罪臣若不言無以昭忠臣義士之心著英雄謹厚之風此臣之不得泯默而抵死瀆冒者也伏乞 聖慈諒大功之難居保忠蓋之無他俾得專意征進免憂擬後以完殊功以安屬國不勝幸甚爲此謹具奏聞

陳奏奏文 甲午二月

謹奏爲究賊留邊禍迫呑噬懇乞 聖明特垂矜憫終始拯濟事先該上年十二月內據陪臣慶尚右道水軍節度使元均馳啓據哨探軍金銀金告稱本月初三日俺乃巨濟縣見乃梁地面瞭望撞遇倭奴一名詭行活捉前來得此就重得一名望古之老供稱年二十五歲係日本國是巨勾人本年二月二十八日我們新兵六百名跟同上官趙承甘渡海前到朝鮮梁山郡下龍堂等處設築城子探

聽朝鮮兵船聚泊閑山島仍移入本縣把截蹈口縣地場門浦原留賊船約二百餘隻軍卒一千餘名來登浦原留賊船約五百餘隻軍卒五千餘名粮餉自本國搬運分積三處等因又該本月內陪臣慶尚左道兵馬節度使高彥伯馳啓本月初二日擄走回人門善說稱本年閏十一月十九日在慶州府地面被賊搶去前到林郎浦老營伺便看覷城子周廻與本府城相似城內山上設二層高閣及大屋三處以為瞭望之所窩鋪鱗錯賊徒不記其數城外又設木柵江邊列泊賊船失記日內賊酋三人自南前來俺訪得本月十九日豆毛浦屯賊焚掠本府地面多被我兵殺死以此恼恨伊酋俱來商議將要大勢報復又擄走回婦人王真說稱本年九月十一日被賊搶去前到林郎

浦營裡留住聽得本賊休養兵馬等待明年春汛將要順
搶全羅地面等因又該本月內陪臣慶尚道觀察使韓孝
純馳啓左道東萊機張釜山浦西生浦林郞浦仇法谷右
道金海熊川加德德橋竹島等處留住諸賊如前充斥而
巨濟縣地面賊徒尤多聚集等因又該本年正月內陪臣
巡邊使李賓馳啓據金海府聽撫人朴末石說稱天城加
德熊浦森浦安骨浦等處住賊堅築土窟深穿壕塹治鑄
兵器晝夜不休江口列泊戰船五十餘隻聽得待候風汛
一同新添精銳順搶全羅地面等因又該本月內陪臣諸
道都巡察使權慄馳啓據體探人達乙告稱倭潛往沿海
賊營聽得諸賊並說關白不許回兵將要直到晉州永城
倉搶取米粮仍犯全羅地面又據體探人李謙受等告稱

豆毛浦等處倭賊說稱明年三月我們由靈山縣西路進
入全羅地面沿路州縣各留五個日修治道路大衆分三
起一起自薩摩州一起自平胡島一起經由全羅順搶大
明地方等因又該有裝粮舡一萬餘隻刻日過海以供各
該兵衆等因又該本月內陪臣慶尚道觀察使韓孝純馳
啓據哨探人諸玉告稱巨濟熊川等處諸賊比前尤盛俺
聽得本賊擬於本年三月將犯全羅以此俱集前項地面
聲勢日漸浩大等因又該本官馳啓本月初一日據機張
縣士人辛應隂告稱豆毛浦住賊說稱等待風汎本主兵
衆盡行出來大勢順搶等因又該本月內陪臣慶尚右道
兵馬節度使成允門馳啓本月初八日據按伏將崔堈飛
報金海加德天城安骨浦永登浦薺浦等處賊舡或四十

餘隻作綜行使俱向巨濟縣地面聽得巨濟住賊今年春沉將要進搶全羅仍犯大明地方等因又該本月內本官馳啓據金海府聽撫人羽音山說稱上年十一月內被竹島倭賊搶去常在搶主根底使喚有賊向俺說稱近蒙閣白分付朝鮮山川係等行走已慣令又要用係等更戰不可回還等因又該本月內副總兵劉綎伺候陪臣金𤩱馳啓本月初七日有賊倭六名隨同沈參將家丁來到本府說稱裝粮舡四十餘隻被風漂到全羅地面將要進去尋討總兵回說係們舡隻若果漂到我當討還今實無有不知向那邊討來行長前稱一十五隻再稱一十六隻今又却稱四十餘隻係言變還不的仍令通事柳依攅傳說本賊托言尋討舡隻其實要知全羅形勢以肆其兇倫國加

謹隄備毋貽後悔等因又該本月內陪臣慶尚道觀察使韓孝純馳啓據按伏将諸得浩告稱倭賊於巨濟縣及玉浦牙州等處打造窩鋪不記其數又自縣治至場門浦永登浦所䢋浦等處賊徒充斥火亮燭天聲勢十分浩大等因又該二月內本官馳啓據體探人徐允福告稱俺又作乞人貌樣潛入林郎浦賊營有被擄人金奉瑞等向俺說稱本賊調知 天兵撤回方要添調新兵進搶腹裡地面等因又該本月內本官馳啓據沈叅将答應通事李愉呈叅将上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前赴賊營本年正月二十日回還二十四日到八莒縣卑職訪得賊酋秀吉在伊國都修降表遣送熊川縣賊營叅将下處仍差倭子一十二名跟同叅将出來等因具啓得此臣謹查上年十二月以前

各該賊情除已查勘具本奏聞外今該前因竊照臣獲戾
上下酷被兵禍始臣之失國西遷也區區之心但欲赴死
於父母之疆耳初豈有一毫圖存之念而得見有今日享
也幸賴 聖天子異恩迥曠前古動天下之兵不以為擾
犒銀餽餉不以為費遂至大丘不以為遠屯戍經年不以
為久是雖出於 天地父母之仁興亡殄暴之義實非臣
身所可希冀而 王師之死于兵死于疫癘于飢傷于水
土者何限馬畜之顛損器械之殘缺又不可以數計凡此
都緣臣故臣雖至頑感恩思罪實難措躬雖剝膚之災更
迫朝夕而不敢再有煩籲第臣又觀賊情參以近日體探
人所言則其陰謀宄計不但止此臣念惟此賊所性兇狡
固難以人理相責而顧其背盖深於用兵者也始賊之違

離漢城放還二息臣之所大望者得矣臣宜若專於喜者而竊有所隱憂焉彼之所言有大於此者而將取姑與也旣也釜山則彼近其境糧援俱便 天兵之勞頓者又復千里而饋尚一道旣不足餉軍則小邦之飛輓且遠矣自得形便延住不去者是誠不戰而屈人之術 王師孤懸理難久寄小邦蕩殘糧竭可待則乃欲假托遷就緩機便特邀隙而乘之此賊之所以愈欲和也在漢城既以此而緩新勝破竹之勢到釜山又以此稽 皇靈蕩掃之期其所得利已多矣本賊實海外兇毒別種跳梁自大極其僭逆不復知有君臣父子之禮逆酋秀吉又其尤所桀驁弑君簒位遂懷非望蓄謀積年發兵傾國令其長馳睥睨聲勢已獲得志已極而尚且不去經年他國耐閱寒暑砌城

房屋峙粮練兵者豈其計但已也臣恐 天兵虛實未免久
而被覘非謂水寇妖魂終杭大邦乃其情則慘矣此固
聖明之所洞察廟堂之所籌度無待臣言而然在臣悶迫
之意猶欲備陳邊情仰裨毖患而 天閤悠邈未易得達臣
之罪至此而益大矣其所謂降表非臣所目覩未知作何
辭諮而但既稱秀吉已還國都則其往取責返直在兩向
之內又何其速耶藉令表文非假而其辭極其恭遜猶難
憑信況賊既無回巢待命之意有挾兵再持之計敢與天
兵對壘至於抗戰砍殺曾未幾時一面請貢其出於詐諼
而非其本情亦不可掩今若不早爲處臣誠恐以此釀禍
愈大也臣聞先人有奪人之心則敵爲我用伊既以和致
我我顧不可以此致賊哉臣每謂倭賊毋遑必由全羅以

便取粮今方節届春汛大軍適撤此正伊再逞之會而假
討糧舡妥往全羅地面其朶順本道之狀顯與各該所報
及臣所忖者相符矣本道迤東郡縣已経兵燹只有迤西
若干完地而發兵撒餉專靠於此軍興既久物力蕩竭倘
遇豨突遮遏無策本道既破則小邦更無根抵可據已復
之地當次第瓦解危亡之禍急於燃眉當此之時 天兵
遠難再出小邦沿路數千里已為空虛之地兇鋒所至若
蹈無人之境此實悶迫之情倍甚於前日臣誠無狀非不
欲自振衰微以無負 聖天子勑諭之旨保宗社綴旒之
緒惟其積敗已極賊在門庭雖志切奮勵而實難為計臣
若畏冒瀆之誅類煩之罪不以時奔愬實狀則非徒小邦
為賊吞噬永失藩屏之寄 天朝終始拯濟之恩臣實有

負小邦自受兵以來耕農全抛列邑荒墟人畜消耗人烟
斷絶道殣相枕積骸堆山誠使此賊或盡渡海而誠心乞
款則臣當乘此間隙撫集生聚以圖息肩之不暇何敢張
皇瞰情瀆冒宸嚴必欲使大軍久於暴露遺民疲於供給
哉伏乞 聖明察臣阽危之勢憐臣族罪之心益霈 鴻
恩終遂再生仍圖萬全之策不勝幸甚緣係兇賊留邊禍
迫呑噬懇乞 聖明特垂矜愍終始拯濟事理為此謹具
奏文

請於京城平壤等處立碑畫像以報東征諸臣功勞

奏 甲午七月

謹奏為東征諸臣功在藩服理宜顯奏事該議政府狀啓
該本年六月十二等日節據漢城府判尹洪進平安道觀

察使李原翼呈京城平壤等處軍民追感　天朝諸将救
賊拯命之恩立碑建閣畫像設祠擬供春秋香火等因得
此為照　皇上閔念本國窮禍特遣文武大臣發兵救援
掃蕩腥穢收復三京本國君臣上下得延喘息以至今日
實出於　皇上天地父母之恩而亦莫非諸營将臣運籌
汗馬之勞仰皇恩而圖報則　摹天實難思諸營而莫留則寓慕有
所所據京城平壤等處軍民伐石鐫功寫真奉祀允合情
義合無行下禮曹轉令藝文等館撰出紀功之詞及該祭
應用樂章分送各處相臣等因具啓舉此査照先該本年
五月十六日據謝　恩陪臣金晬等狀　啓臣等前在京
師聽得征倭諸臣以東事未了並未蒙　恩賞等因得此
行間今該前因竊照臣之無状待罪藩屏蒙天不祚以及

此憂幸賴洪造天覆　聖恩含宥非唯不加之罪而特命
拯濟救臣於水火之中使小邦　宗社已絕而復延臣祗
懷　皇恩嗒然忘言毎中夜以起瞻天祝　聖感淚漸漸
月星下臨尺千圖報理無不盡況東征諸臣救患之功無
非敬服　皇命而在小邦者班班茂著臣固宜汲汲然據
實馳奏以賛　皇朝愷賞之典第念兇賊據邊如人一身
瘇結四末求醫覓方萬事靡遑不能出一聲奏功以奉揚
寵靈臣之心固歉然也至於臣之軍民所欲為諸營紀功
等事雖其荒賤自中所圖而亦未必不為宣烈鎮海之一
助而抑　皇朝探風之地所宜聞也顧臣之阽危窘急雖
太於此者有不暇舉乃此猥瑣實難比數及聞陪臣金睟
等狀　啓以諸臣勳庸之盛尚未蒙旌賞臣固知考試東

服實係　皇典非臣之所擧口仰請而以臣所見不得不
以實狀登聞而幷擧小邦軍民之至願明臣之欲歸於諸
將者萬倍而但未遑及臣識濫越死罪死罪臣又念援
行賞　皇朝之盛典陳功叙感小邦之至情東征諸將受
命欽承積勤荒外其効力之勤運籌之勞定平壤徇開城
至碧蹄使咸鏡之賊望塵慴走黃海之屯次第宵遁其戰
勝之盛委前史所未有而無且計復京城送遁釜山還臣
二息此又智謀之深不戰而屈人之術其餘各該將領雖
官班有崇卑所管有不同其爲小邦冒危圖存則一也經
年暴露而銳氣不衰飢渴備至而奮勇猶厲使臣三都數
千里之地復歸臣籍臣之今日粗俱臣工復踐故都汎掃
丘壠再延墮緒者伊誰之力歟雖未能畢淸海濱之妖氛

亦足為曠世不刋之偉績是由 皇上神武耀威震越萬
方 聖謨成功光昭四海而文武大臣式遵睿略作興士
氣二年之間掃除兇徒大拯塗炭弘復敝藩其所建功績
想已查勘明白若不先加褒奬何以宣風裔遠臣得寓目
師所而不以功聞亦無以昭忠勤之績而彰 聖德於無
窮臣厥有負矣況今兵禍未解不幸而復煩師旅則尤無
以鼓勵忠勇以勸後效伏願 聖明諒微臣報德之懇察
諸臣著勞之跡早賜記功丕闡盛章小邦幸甚天下幸甚
緣係東征諸臣功在藩服理宜顯奏為此事理 謹具奏聞

賊情奏文 乙未三月

謹奏為懇乞 聖明洞察倭情審始善圖以絕後患事萬
曆二十三年三月初一日臣准遼東都指揮使司咨蒙

欽差巡撫遼東地方贊理軍務兼管備倭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李案驗本年正月二十三日准兵部咨該本部題為
照督撫身任封疆善後之策委當預講據議欲慎選使臣
諭倭盡退往封降倭之願留朝鮮者分發安插謝　恩之
船隻人器限以數目無非虞伊情之變詐欲慎始而善終
既行具題前來相應酌議覆請合候命下移文遼鎮督撫
衙門其日本謝　恩人船器具除使臣外人不得過三百
船不得過三隻先到對馬島候旨定數進京若有投降倭
衆從便安插務期沿海一清永絕後患等因萬曆二十三
年正月初八日本部尚書石等具題奉　聖旨俱依議行
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為此合咨前去等因准此崇仰本司
即便移咨朝鮮國王查照施行蒙此移咨前來准此查照

先該本年二月二十三日臣據奏請陪臣尹根壽等狀啓
本年正月二十五日進往兵部稟蒙尚書石 分付倭子
只得這遭謝恩日後再不來往且不得任便前進着令來
到對馬島先開謝恩禮物及使臣跟從人數稟報本部俟
部題奏定奪方許進來等因據此行間今該前因臣伏念
天朝哀憐小邦終始拯濟既以大兵勦却兇鋒今又以賊
將回巢而預講善後之策處置纖悉無不周徧務欲全安
小邦 聖恩深厚隆天極地臣誠感戴不知所言第以日
本謝恩人船到對馬島候旨定奪進京則是倭使將取道
小邦以達上國後日禍本將在於此恐非虞伊情之變詐
慎始善終之意也臣備請倭情其狡詐反覆因事起釁乃
其常態始之來使臣國也本以借路小邦以達上國爲言

臣恐其辭說悖逆意在犯順據義斥絕因此受兵禍至於
此今若許令賊使經由小邦則賊益生心一番謝恩之外
託稱貢獻繼來不絕其船隻人數不定多少非小邦所得
以鈐束許之則禍不可測不許則彼以抑絕貢道為辭欺
小邦殘破之極取遼薊便近之路凌侮萬端貫穿腹裏窺
覘虛實更造兵端則必為後日無窮之禍而 聖上東顧
之憂殆未艾也大抵小邦與上國邊界陸地相連中間鴨
綠之限只是一衣帶水耳此路一開則敵小邦而窺中國
一舉而姦計遂矣雖 天朝嚴加防禁阻伊再來斯猶導
水一決使成其道既決而塞之不亦難乎至如接降倭衆
從便安插一節臣為照對陣納降以孤敵勢是或一道故
臣將前後降倭派送各處從便安插或轉解總督軍門此

則臣之淺計如此而賊於既退之後更生狡謀抽衆詐降
願留小邦小邦從而受之則其安挿衣食之費已不可言
而適足以正中其計雖云賊已撤回其實猶在百釁從起
難可隄防其情不可以不察莫如乘此 皇靈遠振之偏
行勒還勿許一倭留住釜山只招撫小邦被虜人民分送
原籍地面以為耕守之計方為長策臣聽得督臣顧養謙
以為若貢道出釜山則釜山之倭日益增以朝鮮之弱倭
必復為蚕食之計非 天朝援屬國之初意故貢道宜出
寧波而不宜出朝鮮其為小邦計策至審且勤伏乞 聖
明洞察倭情着令該部輸諭本賊查依寧波舊路進入謝
恩其願留賊衆亦應一切勒還勿令貽患地方不勝幸甚
緣係懇乞 聖朝洞察倭情審始善圖以絶後患事理為

此謹具奏聞

冊封奏文 乙未十二月

謹奏為再疏未蒙俞允下情愈益切迫懇乞 聖恩特許
亟封世子以定小邦危疑事萬曆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
七日謝恩陪臣韓準賫到禮部咨節該朝鮮國王奏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隨該儀科參看得朝鮮國王再疏請
封明開長子肆凡近不堪且久陷賊中歸驚憂成病此又
欲執世及之常理誠難之也及稱次子某聰明好學遇倭
亂而能號召綏集一國臣民屬望夫論世亂之繼必先有
功且云人望之咸歸亦知天意似應准從所請而與之矣
第奉 聖旨經理全慶正以全慶在朝鮮則為當扼之項
在倭虜則為久垂之涎即如封事果有成乎諸凡擘畫六

道以爸業一國不能不于光海君有厚望也迺勑旨云亟
于責成俾情未窺其向背勉自竪立再造邦家正此之時
徐徐而某之賢益彰功益懋天人之交與益篤茲時而有
請也豈不中外上下父子兄弟翕然無異説哉抄出酌之
通抄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朝鮮國王姓諱䄇長子珒
允近不堪負荷次子某聰明仁孝國内臣民歸心乞要請
封世子一節為照開國承家其傳襲自有常經而正名定
分於長幼毫不容紊此亘古世及之定理而亦弭亂息爭
之大道也逮後世有世亂則先有功之説然亦為戡亂定
難功在社稷而人心推戴者言耳朝鮮國王姓諱一旦以
次子請封非所以正名也先該本部據例題覆已奉明旨
報罷乃令復行陳乞若執有功之説而謂出自通國之公

云者假令所奏盡實而文武歸命耆老繫心毫無間然即
截以大義似無不可而臣等亦何以知其果實乎夫論功
優慶朝廷旣有成命蓋欲以試其能而觀其成耳今姓某
自奉勅之後未聞有尺寸自效即今封事果成倭數盡退
亦多徼寵于 天朝曾是以為功而遂足多乎攙其所為
功不過曰號召散亡已耳綏集民心已耳此在國王之陳
請則然而彼國之情形亦有難盡憑者至於所援永樂年
間許封彼國恭定王之事亦國初俯順藩王歸順之情原
不可以為例即謂世亂則先有功亦宜俟其內外敉寧邦
家綏靖而徐議焉奈何當此疆事糾紛之際宗祊震懾之
餘而亟亟為易嗣圖也不惟國王于臨海不宜若是恕即
某亦不宜若是忍如謂冊命未頒人心無所係屬則璽書

既布大事業已責成國人又何疑焉此令日朝鮮之請封次子似未可遽許者蓋事匪常理議難猝定論賢則宜徵於歷試論功則宜省於考成卽　天朝急於恤難而處危邦父子兄弟之間亦有不可不熟計而緩行者恭候命下容臣等移咨該國令伊次子某仍遵依先後權設節制頒賜勑書專理及此時乘方退之倭思善後之計悉心區畫殫力勵勸期以不失舊物而光大之竢三年有成果有賢聲益彰勞績允著國勢之式微丕振人心之推戴彌堅則姓某自當安遜避之分姓諱亦無復溺愛之嫌父子兄弟之間大順且安甫時廼議請封亦未為晚該本部另行題請定奪庶世及之經常不失而救時之權變得宜矣伏候　聖裁等因萬曆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本部尚書

兼翰林院學士范等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
就行為此合咨前去遵照本部題奉欽依内事理欽遵施
行等因准此臣竊照臣於本年三月内伏覩欽降臣子某
勅書又節准禮部前後咨内事理朝議旣執正名之常典
責其成功始擬優處又欲令臣父子兄弟之間大順且安
此無非為小邦圖貽永安而曲與成之也臣感激隕越識
不敢復有所云第念臣守藩無狀幾墜先臣所傳之緒業
今日之所冀以蓋愆者惟有擇嗣一事而小邦國勢人心
又有大可憂者不得不更陳情顔瀆希恩許讀擾之罪固
當萬死臣不幸未有嫡子當嗣而庶子之中為長者曰臨
海君珒次者曰光海君某蓋二子同母而母亡臣固無他
意於取舍也獨臣雖昏愚為父宜知其子且二子俱已長

成矣臣豈不有以豫察付畀之堪否耶琿性質凡近臣為擇師傅授以經訓求以變化氣質而既長之後亦不遵臣戒蠱於外誘多冒衆怒君國子民之寄決難承當曩於萬曆二十年小邦猝被寇禍國內崩潰臣分遣諸子號召四方以圖收復而琿往咸鏡道不善綏集終陷賊中某早自好學聰明端厚又能午去芬華簡儉自奉臣以謂為臣之子此足為賢嗣續之托夙有所屬而尚不敢遽其事及在避賊之日平壤見陷事無可為則臣要行赴愬於父母之邦自往義州而以義州正當賊衝某奉廟社主從以若干臣僚往駐江界倚險自保而諸臣勸某速行則某涕泣言曰今日之事惟進往東南通一國氣脉然後庶或可濟江界地窮入而必亡乃犯霧露披荆棘出平壤歷黃海東至

於江原道伊川縣所過傳檄招募諭以大義林藝迸竄之
民聞聲坌集旬日之間得衆數萬遂北窺咸鏡南通鐵嶺
且逼黃海諸路使平壤之賊後顧而不得西向於是忠清
全慶之民始知臣父子絲命猶存皆思奮義爭起殺賊其
又以在西聲勢相懸還駐平安道成川府調遣陪臣李鎰
等協助臣所遣諸將堵截順安等處順搶之路以待 天兵
之至 天兵既至則奔走肅川永柔龍岡之間督運芻粮接
濟軍前凡所駐劄經行之地去賊窟不過二三舍之遠此
誠出萬死一生之計破賊之後還奉廟社主迎臣於定州
此 天朝諸將官之所目見當此之時臣棲泊一隅所恃
以有望者徒以某在耳監撫之寄一日為急肆既陷於賊
其生其死莫得聞知而某之勞績已著則主器之重屬之

責乎屬之賢乎臣至此亦不得固守常經而某亦無所辭於讓矣及肆自賊中還則驚憂成病尤不能存省人事而某於兄弟之間猶且友敬曰篤一國之人所共明知經略臣宋應昌亦見某為人心所歸附幹蠱有屬為之題請經理全慶軍務而某即前往全羅道全州等處撫摩瘡痍召集散亡仍調兵還將儲峙粮餉全慶之民亦無不愛戴咸願早定名號故臣於立嗣一節不復致疑初疏只照例請封至於再疏始舉耆老文武陪臣合詞之請此實出於羣情之不可抑非臣所得為已子張皇也而又未得蒙允小邦愚下之民不能深曉原降勅書內事意徒以恩典久閼益生疑惑憂虞之勢有甚於目前此所以疆事糾紛宗社震懾而臣之祈奏愈益懇迫而不已者也臣受恩罔極無

路報答常以為事君不欺庶足以少效愚忠豈有一毫修飾情形而重臣不忠之罪也倘臣父子及其兄弟之間少有可疑則是臣一家異日無窮之禍臣何敢不為致謹以誤大事小邦經變之後人心危懼易以動搖而臣又禀質羸弱自遭患難疾病轉加常有莫保朝夕之慮深恐一朝而有不早定之悔也伏乞 皇上府察微情曲遂至願俾臣國勢危而復安人心渙而復合則臣雖溘先朝露而得以瞑目地下矣緣係再疏未蒙俞允下情愈益切迫懇乞聖恩特許亟封世子以定小邦危疑事理為此謹具奏聞

請兵粮奏文 冊封天使李宗誠逃道後奏請文丙申四月

朝鮮國王臣姓諱謹奏為飛報緊急消息仍懇乞 聖明特命該部亟調兵粮相機征勦事該萬曆二十四年四月

初八日未時有撫院委官呉宗道寫說據慶尚道密陽府駐劄管撥委官呉邦彥報稱本月初四日五更時分有王中軍跟伴閻出釜山說稱李冊使帶領家丁二更時分走出釜山去了倭子將釜山門堵了有楊副使按院承差并寧國胤俱堵在營等因續該本日戌時據陪臣慶尚等道都體察使李原翼馳啓該正使伺侯陪臣金晬報說本月初四日酉時有正使跟隨通事南好正自釜山走到慶州府向卑職說稱有冊封正使本月初四日曉頭自釜山出營各該將官軍丁人等俱留在營等因又該本月十三日辰時准 欽差冊封日本副使五軍營右副將左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楊方亨咨該為欽奉 聖諭事適來釜營倭情諒貴國得之偵探者必惹頃正使誤為浮言惑動於

四月初三日夜而去倭将沙古鴈門等即行追請本府恐
倭衆深入貴境致生他患即令通事林小烏傳諭倭将義
智等追倭沙古鴈門等撤回比倭衆聞金印收在俱已心
安但本府看得正使以貴戚元勲衘命而來遠邇快覩旌
旄所指山岳震揺誠舉動關係不細也一朝飄然而往道
路播傳必駭聽聞即貴國亦未必不以正使之出必有灼
見非無故漫行也訛以傳訛彼此驚疑釁端開矣何以襄
此封典何以保安貴國哉本府身在營中雖未深諳倭情
至於未有變動人人目覩合咨貴國當深思熟慮遠偵審
探毋為訛言所惑輕率舉動致壞大事如倭奴果有變動
是當另咨為此合行咨會煩為查照施行等因又該本日
據議政府狀啓本月十三日辰時接得 欽差冊封副使

跟隨通事朴義儉稟帖節該本月初四日卯時據本國跟
隨撥軍告稱有正使夤夜潜出俺即進副使下處稟知間
有倭酋平義智亦來伺候聽知副使晏然不動即向伊管
下人等說稱好好有沙古鳫門及飛浪島等帶三百倭子
方行追趕副使向義智說稱追赶不及徒為擾亂我自處
置得宜且勿驚動義智聽從即令勿追副使即將正使管
家潞禮求及管下相公厨子弁將官選鋒等四百餘員名
皆慰撫安下各皆感泣副使仍向小的說稱你國必定驚
動騷擾或要興兵為你將此意傳報伺候陪臣使之啓知
國王慎勿驚動翌日副使到正使衙門將金印捧還下處
倭子等感激說稱印信在此楊副使猶在我們復何所慮
等因又該本日午時據陪臣慶尚左道兵馬節度使高彥

佰馳啓本月初四日酉時聽知冊封正使出離釜山處差
軍官文洗輝等進往本處探訪的確消息去後本月初九
日丑時回據本人等報稱俺等蒙差本月初五日辰時進
入釜山營裏訪得本月初三日夜間正使以微服出營跟
隨員役亦皆漫散出來仍被倭人赶上攔截過半回營有
副使向衆倭說稱我們到此淹留已經累箇月了你等尚
未撤回因此正使大怒經自出去想今必在南原等地你
等知是速撤正使當復還來等因又該本官馳啓據慶州
府尹朴毅長飛報該奴各站按伏將鄭太佑等告稱本月
初八日申時有冊封正使帶領管下相公家丁等負役四
人行到本站等因又該本日申時據陪臣京畿觀察使柳
根馳啓本日辰時據砥平縣監李大遂飛報接得冊封正

使牌文正使於本月初九日曉頭自慶州府起身經由竹
嶺等路回來等因得此臣已經備將前因節次移咨遼東
都指揮使司以憑轉報揔督巡撫鎮守等各該衙門去訖
又該本月十五日酉時據冊封日本正使伺候陪臣金睟
狀啓本月十四日午時於京畿砥平縣迎候正使行李十
五日申時來到東城門外安下等因又該本月十六日申
時准遼東都指揮使司咨蒙　欽差揔督薊遼保定等處
軍務兼理粮餉經略禦倭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
郎孫憲牌近該本部院題議釜倭尚未盡退恐有變動臨
期難以應猝查前兵部原題各鎮援兵又議添遼東共合
三萬三千之數俱用馬兵各選委叅遊官統領訓鍊遇有
倭警聽候調遣等因除具題外為照前項兵馬調援朝鮮

其每日喫用糧草應於彼國備辦相應預行查處免致臨
期有悞擬合就行爲此牌仰該司官吏照牌事理即便備
云移咨朝鮮國王速行該國陪臣預備粮草務足三萬三
千兵馬半年支用即今見要具某館見貯糧若干草若干可
供前項兵馬幾箇月支用如或不足作何設處仍俟夏秋
之間多方採取秋青草束以備冬間馬匹食用不致臨期
有悞該司差人守取該國各館見備糧草各數目冊報備
照仍行令該國遵照節奉　明旨揀選水陸官兵時加訓鍊
遇有倭警卽行防禦待　天兵到日互爲犄角以取全勝
不得全仰　天朝俱毋違錯未便蒙此備云移咨等因得
此查照先該本年三月內臣備查德橋等營倭兵撤回過
海頭毛等營倭酋那住設備等緣由及冊封正副二使節

次進臨倭營遊擊沈惟敬咨要跟隨陪臣并平行長玄蘇等與沈惟敬先行過海等情已經具本前差陪臣戶曹參判具滉星夜賫奏去後今該前因臣竊照自遊擊沈惟敬宣諭之後各屯倭兵果有節次撤回之形焚燒營柵者已是九處及冊使進臨釜山則　皇靈所至事當尤易完結而遷延換歲尚無了期臣固意前頭必有難處之事而緣沈惟敬渡海未還姑且等候回話今又正使出營臣未委的有何故而其必有灼見於倭情則禍圖垂迫雖無之伊素宄狡必執此爲言則總之再逞無疑雖副使奉誥勅在彼處豈得宜而萬未可保其封事之必成即　天朝必容伊係慢之罪而臣先與受其敗矣臣非不欲殫心竭力先事隄防毋再貽　聖朝之憂而殘破之餘與賊相守迄茲

五年兵羸糧匱雖汲汲訓練經理而用之自衛自活而不足更何有餘力可以抵當大勢也前此奏乞再賜兵糧而以不可與封事並舉之故未蒙允許乃今封事難必其全則臣何敢畏罪若能可以自救者而不預告於 皇上哉今準遼東都指揮使司咨總督軍門於各鎮援兵外又議添遼東馬兵共合三萬三千之數聽候調遣仍令小邦預辦該支半年糧草以小邦畜積計該兵支用則雖三萬三千之數決難供給而實欲勦滅各屯則又非三萬三千所能為也且復破此賊非得浙兵不可設令并得遼浙精銳而滿十萬之衆非師行糧從小邦又無以供頓糧從而僨以資行不可以資往則奈賊乘舡下洋兵還更至何必由海由陸由海者扼其前由陸者撞其後始得勦滅無遺而

由海然後又可得餽運之便矣臣之此言誠未免全仰
天朝罪當萬死而自念力敝所尤難者糧餉誠以不如是
則臣無以究被 皇恩而終之必亡 皇朝亦無以畢拯
濟之仁而申膺懲之義伏惟 聖明憐察焉臣有國不能
自存遘禍不得遄死前後瀆擾 天聰恩未謝而罪又積
不勝隕越屏營之至緣係飛報緊急消息仍懇乞 聖明
特命該部亟調兵粮相機征勦事理為此謹具奏聞

奏文 丙申八月

謹奏為懇乞 聖明持下嚴旨轉諭倭酋將該謝 恩人
衆另加鈐束勿許騷擾地方事據議政府狀 啓該欽
差冊封日本正使伺候陪臣李恒福報說聽得冊使未過
海之先登山等處衆倭俱說冊使事完回還時分行長當

帶同一千人衆跟隨出來赴京謝 恩又該慶尚等四道
都體察使李亰翼開據梁山郡守金克裕東萊縣令李惟誠
等呈有本國通信陪臣黃慎朴弘長等一起負役於本年
八月初八日過海前去又據體探人崔沂告稱蒙差前往
釜山竹島加德安骨等處看得四處留下倭衆并該往來
商倭總計不下八千餘名等因得此臣等竊照本賊兇狡
有素變詐百端當初小西非於闕廷面審之時答以若得
準封一人不敢留住朝鮮而冊使過海之後四處之倭留
住如前平調信等又說須得陪臣前去方始盡撤通信陪
臣黃慎朴弘長等今已過海前去而尚且頑然不動其謝
恩人船數目雖有 天朝原定約束難可保其一一遵行
則平行長帶同一千倭子赴京謝 恩之說情係叵測而

四陣之衆亦不無隨同混進之患謹按大明會典日本進貢船毋過三隻人毋過三百而在先嘉靖年間日本夷使以八百倭子進入寧波等處流害地方卽目行長所帶之衆若果一千而加以四屯之倭漫散薦上則本國之力委難遮禁而必有意外之虞合無備將前因具本星夜馳奏懇乞特下嚴旨令　欽差冊封日本正副二使預先轉諭該酋平秀吉等將該謝　懇倭子遵依原定約束人毋過三百船毋過三隻仍令嚴加鈐束於本國地方一毫不許擾害而仍急撤四處之倭俾無混進之患而或自禮兵二部移咨本國着令憑籍　天朝號令擬理省諭禁其縱恣或另差將官一員專管禁約句當來往釜山令伊進退一遵朝廷分付而一面移咨遼東都司以憑轉報軍門撫院

總鎮衙門作速奏聞區處保無遲延不及之患相應等因
具啓據此臣查照先該萬曆二十三年三月內准遼東都
指揮使司咨蒙 欽差巡撫遼東地方賛理軍務兼管備
倭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案驗本年正月二十三日准兵
部咨該本部題為照督撫身任封疆善後之策委當預講
擬議欲慎選使臣諭倭盡退徃封謝 恩之船隻人器限
以數目無非虞伊情之變詐欲慎始以善終既經具題前
來相應酌議覆請合俟命下移文遼鎮督撫衙門其日本
謝 恩人舡器具除使臣外人不得過三百船不得過三
隻先到對馬島俟旨定數進京等因萬曆二十三年正月
初八日本部尚書石等具題本 聖旨俱依議行欽此欽
遵為此合咨前去等因准此臣伏念日本謝 恩人舡到

對馬島倭旨定數進京則是倭使將取道小邦以達上國
後日禍本將在於此一番謝 恩之後托稱貢獻往來不
絕其舡隻人數不定多少非小邦所得以鈐束欺小邦殘
破之極咫遼薊便近之路凌侮萬端窺覘虛實則必為後
日無窮之禍而 聖朝東顧之憂殆未艾也就行具本另
差陪臣賫奏去後回據遼東都指揮使司咨蒙 欽差總
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略禦倭兵部右侍郎
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孫憲帖准兵部咨該本部題為照朝
鮮國王謂謝 恩倭使仍由其國恐後假貢欺凌茲奉明
旨許封止貢而封後謝 恩只許一次先該督臣孫善後
之疏限其人舡本部覆議隨冊使同至對馬島倭旨定數
進京已奉明旨寧容他議合俟命下移文使臣李宗誠等

及遊擊沈惟敬封完之日明白曉諭關白將謝恩人數
舡隻酌量遣發不得過多即隨册使前來至對馬島整住
候旨定數進京併令嚴禁來人經過朝鮮不許秋毫騷擾
謝使旣回未閉此路不得再有往還仍備咨遼東督撫轉
行朝鮮國王一體遵照施行等因萬曆二十三年七月二
十五日太子太保本部尚書石等具題二十八日奉聖
旨這所奏都依擬行册封日本原為保全朝鮮何必自生
疑畏便行文與國王知道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為此合咨
前去等因准此行間今該前因臣竊照小邦於日本雖怨
已深日本始要陪臣臣實大駭及册使屢次勸諭命以跟
隨則小邦禮不敢辭順差原委陪臣黃愼帶同一起員役
急速渡海聽候册使分付為之進退仍將差送緣由具本

奏訖及黃慎臨當過海則冊使之行已遠不可以跟隨為
名近准兵部咨內如果釋憾修好則不宜峻絕一聽彼國
君臣相機而行不得因而別啓釁端致稽大典伊之誠心
釋憾固未可知而 天朝冊使已為過海臣不敢靳一陪
臣致稽大典且已經奏聞不可中止茲令黃慎等賫執通
信書幣已為前去則 天朝之待日本小邦之包羞忍恥
俱已極矣而四屯之倭留住如前始說冊使渡海方為撤
回及冊使已渡則又說須得陪臣始可盡撤陪臣已去而
又尚頑然不動此已與當初一倭不留之約有異今者謝
恩倭衆又將經由小邦則其人船數目候旨進京雖有
天朝原定約束不可必其一一遵行而釜山等處衆倭已
說行長當帶一千人衆赴京謝 恩此說似涉誇張若果

帶同一千而加以四也之倭散漫混進侵侮百端則小邦之力將何以禁遏而保無意外之虞乎伏乞 聖明洞照倭奴前後情形特下嚴旨著令 欽差冊封二使預先轉諭該酋將該謝 恩倭子查依原定約束人毋過三百舡毋過三隻仍令嚴加鈐束於小邦地方一毫不許擾害而急撤四處之倭俾無混進之患或令禮兵二部移咨於臣令臣得以憑藉 天朝號令省諭該使禁其縱恣又命下該部另差的當將官一員專管禁約勾當來住釜山鈐束倭衆着令一遵朝廷分付使臣殘破之國得蒙終始恩護不勝幸甚為此謹具奏聞

倭情奏文 丙申十二月

謹奏為倭情事萬曆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據遊擊

將軍沈伺候陪臣黃慎狀啓本月十九日有酋倭平調信
自日本回還向本府說稱關白今得冊使進到釜山十分
歡喜仍切要朝鮮陪臣跟隨過海面講和好等因又該二
十四年正月二十日據本官狀啓有酋倭平行長正成小
西飛玄蘇等要與本府先行過海講定迎候冊使勾當以
四十日為回還的期本月十五日駕帆下洋冊封日本正
副二使仍留住釜山待候本府講定回話方始渡海等因
據此臣查照先該上年三月內准兵部咨節該為照冊封
日本本府一力擔當朝廷特賜俞允釜倭一退據實奏聞
節奉明旨無容援者擬合就行為此合咨前去煩照節據
欽依事理選差明當陪臣同遊擊沈惟敬至釜山倭果盡
歸遵旨據實馳奏以便冊使前進等因准此臣即差陪臣

司贍寺正黃愼跟同遊擊將軍沈惟敬前往熊川平行長
營裡査勘賊衆焚營撤回與吾去後隨該本年七月內即
據前項陪臣黃愼狀啓有右道金海府管內德橋巨濟縣
管內長門浦蘇津浦熊川縣管內加德島安骨浦左道梁
山郡管內下龍塘東萊縣城及管內釜山浦機張縣管內
頭毛浦等處倭衆俱已節次撤回於絶影島嘉麻里等處
待風過海等因又該九月內據本官狀啓左道蔚山郡管
內西生浦倭衆即淸正所管移駐豆毛浦添設城柵說稱
聽侯關白分付林郎浦倭衆移駐右道安骨浦金海府城
倭衆或有撤回過海者其餘移合本府管內大島本島賊
勢比前加盛巨濟縣管內永登浦倭衆移駐加德島熊川
縣管內熊浦倭衆即平行長所管移駐左道釜山瀨添造

房屋森浦倭衆移駐左道東萊縣城今亦移合釜山浦内
下龍塘西生浦林郎浦東萊縣城德橋長門浦蘇津浦永
登浦熊浦森浦十處柵房俱已燒燬金海府城公私房屋
蒙遊擊府分付不行燒燬西生浦釜山浦加德島安骨浦
四處柵房為因各倭邦跓亦不行燒毀等因又該本年十
月内據冊封日本副使伺候陪臣李恒福狀啓有冊封副
使為因平行長正成等要請不已本月初八日辰時自密
陽府起身進入釜山倭營等因又該十一月内冊封日本
正使伺候陪臣金睟狀啓冊封正使本月二十二日自密
陽府起身進臨釜山等因又該十二月二十九日准 欽
差宣諭遊擊將軍署都指揮僉事沈惟敬咨平調信稟稱
玆蒙 天使寵臨日本須願朝鮮二三陪臣同渡面修舊

好萬乞本府調停務在依准等語據其言而聽之本府調
戢兩國彼此之情俱要通達計貴國當此遭罹之後亦宜
權衡為之了結此事等因准此行間今該前因臣竊照欽
蒙 天朝終始為保全小邦特遣元勳大臣遠臨不測之
地又遣遊擊將軍沈惟敬專行宣諭調戢兩國臣不勝感激擬
於倭退之後遵依 聖旨據實馳奏以謝恩而不意事勢遲
延未有了結册使已臨釜山而彼中辭說變遷益生支節
既要小邦通信陪臣又要遊擊沈惟敬先行渡海講定其
間情形委難料測近又各該陪臣探報日本於對馬島多
造房屋說稱天使留此待候關白回話然後前進又各處
撤回倭衆俱於一岐等處下營駐劄未還本土又小西飛
自調信回還之後與一起從倭俱剃髮脫袴說稱關白尚

未受封行長亦未受官俺何敢獨扮　天朝貌樣臣又詰
伊情自來反覆原無定形當初要請冊使進臨伊營既進
之後又為展轉如此時月已多尚未得其要領誠恐兇謀
狡計必有所在也設令日本要小邦通信陪臣為伊去留
之決其言既不可憑信而小邦亦何可遽准其請似是試
臣以難從之事終欲假此而起釁亦非實情所為也即目
餘賊未退者尚有五營臣既不容便行查奏而事機蹉過
情涉可虞亦不敢虓延不奏益勤　聖上東顧之憂緣係
倭情事理為此謹俱奏聞

賊情告急奏文 丁酉正月

為賊勢猖獗禍迫朝夕懇乞　聖明俯察小邦危急事情
特賜裁處事已經備查移咨軍門撫院衙門及遼東都司

順付撥馬星夜馳報外今該前因臣竊聞臣伏蒙 天朝
至恳為小邦慮無所不至至遣冊使渡海錫以封典申之
以約束使盡撤釜山等四營 聖諭丁寧昭如日星總之
欲少戢兇鋒以紓小邦之禍小邦亦遵奉兵部題本欽依
事理即差遣陪臣追随冊使前去不期倭情變詐陽若恭
順陰肆把握冊使纔及過海清正已領許多兵衆乘風直
渡分據機張蔚山等地舊壘修設營柵仍將小邦守土之
官盡行駈逐勸誘本地人民安插不動又有賊舡出沒於
東邉海洋而進來者連絡不絶即據陪臣權慄馳啓倭賊
托稱打圍散漫行走於晉州等處地方又來探豆耻津直
路是其左右道諸賊將要分搶慶尚全羅等路無疑臣又
與此賊相持備諳情狀詐降乞和解我軍情仍行衝突四

出乃其常態即目兇謀已逞 天朝約束已不能行而小
邦之力又無以支吾臣誠恐馳奏待報之間全慶地方已
爲賊有而事不可爲矣臣仍奉 聖旨釜山餘兵尚未盡
撤既非原議而兩國之疑終未盡釋徐部裡便行文與日
本國著他撤還釜兵以全大信又行文與朝鮮國王著他
即差陪臣以修交好無致彼此再生嫌隙此實 天朝一
視同仁浩蕩之恩再欲爲小邦解紛息兵以圖全安臣誠
感激敢不遵奉施行但今賊勢猖獗如此不但釜山餘兵
未撤而已也臣竊恐此賊情狀尚未盡徹於天日之明也
臣仍照當初兵部題本 聖旨事意則日本之謝 恩人
船隨冊使俱到對馬島候旨進京今者冊使已回而日本
謝 恩之使未見隨到竊聞表文追至中路順付冊使而

來此豈外國敬事 天朝之禮哉賊情悖逆此又可見況
小西飛約誓三事一倭不留釜山勿侵犯朝鮮等語 勅
諭嚴切四海萬邦所共聽聞而今勿論釜倭猶在新兵古
且侵犯不已小邦之勢迫於燃眉其兇謀狡計未必不在
於遠交近攻之術而將來之禍不但在於小邦此臣之所
以日夜痛心而不知攸濟者也噫 天朝錫封是曠世盛
典而彼其得之猶且不以為榮陪臣職秩之高下何足為
伊之所屑雖遣陪臣亦恐無益於事而益褻天威盖本賊
實海外兇毒別種跳梁自大極其僭逆不復知有君臣父
子之禮逆酋秀吉又其尤稱桀驁弑君簒位遂懷非望蓄
謀積年發兵傾國其志豈在於但得封典今乃不遵 天
朝約束再出大衆敢行侵軼許儀後所謂先取高麗以窺

中原之説至此而益驗矣其悖逆天之心斷不以小邦
陪臣之遣不遣而有所前却何可信彼詐謾謂果聽 皇
命處分而不早爲之所哉今日併呑明日必爲天下患其
勢有必至者存小邦安天下決於此時失今不圖後無所
及若伊情果順所要者只在小邦禮文則小邦受兵六年
財力窮竭何苦過爲張皇好誣 聖朝而取不義自焚之
禍哉臣仍竊惟念臣以微弱之國不幸而與此賊爲隣横
被酷禍而猶區區守尺寸之節者徒欲望守節不撓者只
欲憑仗 皇靈收拾餘燼以報 鴻恩之萬一而即今事
勢大變人情疑惧日本恭順之狀日聞於朝廷小邦阽危
之形未徹於 天聰臣俯仰天地計無所出懇乞 聖慈
矜念小邦朝夕爲賊所滅將臣先後陳奏事情特賜裁處

終始拯濟不勝幸甚臣無任搥膺痛切之至緣係 聖旨丁寧賊謀益肆懇乞 聖明俯察小邦危迫事情特賜裁處事理爲此謹具奏聞

賊情奏文 丁酉正月

謹奏爲賊情甚急禍在朝夕懇乞 聖明特許先發南兵刻期前進以爲聲援隨調大勢官軍幷運該支粮餉水陸夾勦期於蕩平事該萬曆二十五年正月初一日戌時據陪臣慶尚右道兵馬節度使金應瑞馳啓該體探人宋中仍等走告倭等前往釜山聽得有衆倭說稱淸正帶領二萬餘衆已到飛蘭島地方要於明年正月十四五日間候汛渡海順搶朝鮮地方等情據告看得所據飛蘭島即平呼島別名距釜山纔三四日程順風則一日可到等因具

啓據此又節據陪臣慶尚等四道都體察使等官李原翼
等馳啓各據體探人等所報相同據此臣查照先該萬曆
二十四年十二月内節據 欽差冊封日本正副二使跟
隨陪臣黃愼朴弘長等馳啓俱係緊急倭情已經具本專
差陪臣刑曹參判鄭期遠星夜齎奏去訖又該本年十二
月内據前項陪臣黃愼啓稱前在日本時分有賊將平調
信向臣說稱關白已令清正長政等四箇人爲先鋒當等
候天使回還次第過海分據機張等處舊壘大衆隨於明
年二月間調去厮殺臣回到郎古耶地面看得有賊將長
政已自豐前州來到本處又聽得有賊將清正在肥後州
方召募戰衆將要刻期過海又接得倭書一紙内有高麗
戍番將釜山浦小西津州守西生浦賀散主計守竹島鍋

島加賀守加德島津兵庫安骨浦一番森伊紀二番黒田
甲非守等字樣係是賊酋部分諸賊派占本國要害地方
文字仍賫原書回還進呈進等因又經移咨　欽差總督
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粮餉經略禦倭都察院右都御
史兼兵部右侍郎孫　欽差巡撫遼東地方賛理軍務兼
管備倭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乞急調南
兵星夜前來先為聲援去後今該前因臣竊照當初倭賊
盤據小邦沿海十餘邑之地猝然未已小邦勢甚危迫
天朝為小邦慮無所不至其特許東封蹔施羈縻之計者
本欲謀戢兇鋒使小邦得數年息肩練兵峙粮以為後圖
臣終始蒙　恩不勝感激而不意狂賊逆天悖理背　天
朝大恩既不撤釜山等處四營之賊又聚兵衆將要再逞

直前觀其究討必不但在於小邦臣日夜痛心申飭各該
陪臣刻意隄備而收拾殘燼日月不多賊又猝至千思百
計無以抵當已經具本馳奏又經移咨告急而道途懸遠
兵期尚杳即聞賊將清正帶領大衆已到附近地方而兼
値春汛已至本賊素稱性快善戰乘 天兵未至飄忽直
擣則小邦之傾覆已不暇言而恐為天下之憂也懇乞
聖明特加哀矜俯諒臣原令陳奏事情亟下該部先發南
兵數千員名着令刻期前進把截小邦要害去處以為聲
援而隨調大勢官軍并運該支糧餉水陸夾勦期於一舉
蕩平不勝幸甚臣無任憂悶切迫之至緣係賊情甚急禍
在朝夕懇乞 聖明特許先發南兵刻期前進以為聲援
隨調大勢官軍并運該支糧餉水陸夾勦期於蕩平事理

為此謹具奏聞

歷陳開府設鎮屯田練兵築城等項難便事奏文 丁酉四月

竊照小邦名雖外藩實同內服臣方以數千里生民之命托於 皇上以求拯濟事苟有益於成敗之數臣雖滅身自效亦所甘心況 天朝 命 萬世德代為經理規畫長久之策圖振積衰之勢其終始眷念扶持以全安之者無所不用其極德意之隆與天同大非臣糜粉所可仰報第臣前後屢奉嚴旨而不能自強卒之勞 天朝重臣代理丘墟草昧之區此為重臣之罪而所切兢惶然惟一心感激而已不敢毫有他念臣伏覩閣臣大疏有曰儻因粮于朝鮮而不我繼求戰于倭奴而不我應一乘吾敝禍不可言又曰凡舉事必先為久計而偶值其早完則可苟先為蹔

計而若不克如願豈不終可慮哉臣深歎廟筭之盛而意
見之遠也此固小邦之所已預慮而日夜思惟不知所處
者也今看題議已及於此奉有明旨臣誠知經理之説出
於不得已之計苟善而行之在小邦不過爲數年之勞而
當受永遠無窮之利臣雖愚暗豈不知勝筭之在此且賊
之退三京八道還二子陪臣仍歛縮釜山至今不敢再[illegible]
者豈以小邦爲足置之數内而有可畏憚也實出於 皇
靈震疊而當事之臣運籌審勿奉命之人處置得宜使兇
鋒少戢倏以東方五六年生息不然臣國久已亡矣今若
巡撫司道分理小邦各道爲之經紀則不特小邦之民競
勸趍事功可就緒實有猛虎在山之勢賊知 天兵之久
屯不去必且鳥驚魚散誠如閣臣所題臣何敢較以勞逸

有推託煩阻之心哉顧臣將部臣布置節目欲以小邦事勢多有難便而終不可含默不言有若可以遵行而致誤大事部題所稱朝鮮殘破之後久當式微似此舉動或有不堪者深得小邦之情臣請就議中所言開府後鎮屯田練兵築城等各該勾當歷陳其難便之狀以備 皇上曲賜裁處一曰開府之難便小邦三京八道俱被兵燹內而陪臣倚墻壁以居月食斗廩外而州縣結草爲廨身代厮役倉廒所儲多不過雜穀數百千石小邦大小官司亦有自中體貌而今則名爲大官者所率只是羸馬一二匹厮卒數三人所食只是野菜麁糲俱不成貌樣本地之力不足以供本地之役故郡縣多有合併官僚並行汰省至於臣之先臣祖考之主寄在閭閻一畝之宅臣雖有有國之

名寧有有國之實百艱千辛所欠者一死耳 天朝大官
事體尊重雖甚簡省有部屬焉有號令焉一應供應亦不
敢過爲菲薄況官廨統轄實關衙門體面尤不容蕭條虧
漢官之威儀缺小邦之觀瞻二曰屯田之難便小邦本以
山海間黑痣之地林藪川澤居十之七八兼又土品磽薄
耕之不得收厚利就其中稍腴處則孑遺之民漸次占耕
若一切籍爲公田則貧民受害設有公田可耕之處除農
牛農器種子蒭秣接秋軍糧萬分難辦外農丁尤難發出
若悉括原著農民屬之公役則公田可治而私田遂荒且
須有應給官糧小邦所蓄稅糧已不足供各該 天兵更
有何糧可勻農丁食用且私田盡荒而只耕公田則如租
庸調諸役必須責之民間者于何取辦恐所得不能補其

所以此外小邦開設屯田總有若干所而薄力所耕收效甚少無以實補軍餉此所以冒昧請粮而不憚煩者也三曰練兵之難便小邦經亂之後八道原有軍兵僅數萬餘名而咸鏡道及平安道近邊軍兵全屬沿江沿山防禦其餘各道軍兵除防守本道外派送慶尚左右道及開山水寨此外只有京城操練弓砲殺等手一千四百餘員名及外頭招募新兵數千餘名雖勇怯不同而小邦亦已經操練雖不能獨當大勢寇賊亦可以協助 天兵尚患粮餉不敷無以常川團聚若雜以漢人教以漢戰則不特漢人粮餉并責小邦尤難支給無又小邦語音不同習俗各異頃者軍門教師數十員役分往各道暫行教練而軍民已頗怨苦今雖廣加招集抑恐遺丁難得而抽出各處防守

軍兵使就教場聽候教練則只增騷擾別無實效四曰設
鎭之難便小邦疆域三面瀕海賊若卸船充斥則無一不
被其衝而全慶爲小邦門戶今欲設鎭必須擇據兩道近
海形勢庶可遏截凶鋒若退守裡面則海路要害俱爲賊
有從全羅忠淸京畿黃海等處以抵鴨綠旅順等口不過
風便數日之程而慶尙外面非徒去賊最近殘破尤甚無
以供設鎭之役況今賊勢方急發動之期非朝即夕倘一
日狂逞則裏面經理雖萬萬着實而竊恐無及於剝膚之
災也五曰築城之難便小邦各道州府多有城子而率皆
低窪難守近年以來審察形勢修築山城總有京畿等道
禿城婆娑等處若干所爲緣物力殫竭或有工役未畢或
有已得粗完而糧械俱乏今雖欲更加修築小邦見存之

民供應　天兵轉輸軍餉治農練兵已爲萬萬不足更有何丁可當土役所有小邦事情臣已略陳於前矣如曰小邦民力可容經理而獨以臣委靡頹惰不堪藩職則設官開府誠爲萬便今日之勢則正如寒灰復燃氣焰未盛惟當着以縕絮穩加吹噓可使延活若遽加熛炸巨薪則薪反壓火求以活火而適以滅火臣之所慮者如此其所以屢屢請兵請糧欲速行征勦者臣亦知非萬全之計而目前之急迫於燃眉不如是則必無及於覆亡之禍矣伏乞聖明俯諒臣言姑先遣風力文官一員審察小邦民情物力如一分可爲則設一分便宜二分可爲則設二分便宜再行商確從長計議然後庶無彼此妨碍不成之患屢旨丁寧臣旣不能自振　聖猷深遠臣又未免遲延雖緣勢

然罪當萬死臣無任惶惧隕越之至緣係遵奉 聖旨仰
陳小邦經理便否事理為此謹具奏聞伏候 聖旨

咨

遼東都司回咨 壬辰

准來咨該為告急請援事本月初九日蒙 欽差遼東緫
兵官楊批據本司呈准朝鮮國王咨前事蒙批本國素效
忠順被此倭奴殘虐茲我字卹之仁固不容已昨命將遣
師不能全利今之掣師回還是豈竟忘之乎屢據陪臣所
懇亦不免自斷軍功之不即效也義州之兵已經選發豈
謂遲滯至此深為可恨又督限赴之矣昨我進兵之時二
世子某據前文已見整兵何未有所見而悖順從逆者大影
入於平壤盖何謂也 天朝之威亦不暇論唯在國王以

故國封疆為念不宜輕棄而 天朝顧爾之情決勿中止
其於殺賊三百之說有可據乎何用如此奬辭也雖有賊
日之舉而安州迤西或者賊亦不敢輕突只鎭守清川大
定二江在我將調火器手通齊候風高土凝為爾恢復舊
土於糧草之需宜令作速預備以俟仰候通洋此繳蒙此
除候撫按詳示至月另行外合咨前去煩為查照施行等
因據此參詳當職失國西遷竄處至此賊鋒在後封疆已
盡其於乞命朝夕之計不得不控于 天朝而顧此事係
誰家禍當誰任乃敢不自盡力而貽憂 父母之邦哉今
照來咨所陳懇惻良深但其咨內數款有非情理所近者
不得不苦詞自列伊賊之至敝邦軍民骨肉為其所殘妻
妾為其所辱蓋藏屋廬為其所焚掠其所怨毒於賊者在

人情如何直欲齒決其肉而力不逮矣及見 天兵來援報復有藉則其攢刃思奮者亦如何耶其無悖順從逆而大彰入於平壤者則可指天日或者當初城陷散失兵械甚多臨戰之時伊賊將本國弓矢一二遭發射以驚大軍致起疑訝則未可知也干戈搶攘之際道路行言易訛而惑前日副摠兵祖軍中有一小營投入之說當職得聞不勝震駭即差陪臣左議政尹斗壽詣軍前顲解已蒙開釋豈此語展轉而遺殆小邦至此耶至於殺賊三百之說則伊時敝邦小通事跟入城中者乃所云如此 天兵所獲既有此說則非當職所親覩之事何必強要其不如此而沒其功哉 天朝字恤之仁初不待此何用猥獎亦何用蔽諱而重不忠之罪也世子某則前咨所具已令 權署國

事而往保江界者實欲父與子分駐以冀一處獲保而幸延血食耳小邦之情其亦慼矣江界僻在一隅無以號召遠近已於去七月日自江界道中趍江原道伊川縣撫集各道士民不意伊賊追入縣界本月初二日移駐道內成川府始令原任巡邊使李鎰領江原黃海京畿等道兵一千眾與李賓等合勢則　天兵之所未見整兵者固其所也近者平壤原賊悉衆西出進迫順安縣十里地節度使李賓等極力攔截又於本月十三日薄城血戰所射殺頗多猶得保遺時日但念咸鏡之賊若闌入陽德等地方平壤之賊又向永柔等縣詭語繞出軍後則小邦兵馬必力分不支如欲必待風高土凝則無及於覆亡之禍而不得終被字小之恩誠為悶迫為此合行移咨

經畧贊畫武庫清吏司員外郎劉黃裳職方清吏司主事袁黃前回咨 癸巳

准來咨該爲勸諭義師共圖興復事照得爾國素敦文物世篤忠貞邇者倭夷不道長驅荐食致君臣越在草莽瑣尾流離何其困也我 大明皇帝念爾二百年來恪守臣節不惜萬金之費命將徂征爾國中豈無宗戚受重寄而忠憤薰心豈無縣官守地方而慷慨委命豈無忠臣懷主憂臣辱之念豈無義士前捐軀報國之思宜乘 天威震疊速招集義兵各提一旅之師共申九伐之志今倭夷逞強其勢必滅爾國雖微其勢必興試相與籌之先論天道朝鮮分野屬析木之次上年木星躔寅而日本來侵是我得歲而彼侵之逆天而行雖強亦弱一也倭性畏寒今歲厥陰風木司天陽明燥金爲初之氣立春後尚有二三十

日寒氣未消天時可乘二也爾國君臣俱聚此城晨起望
氣欝欝葱葱如練如盖旺氣在我勢必恢復三也次論人
事我大國犇兵如虎如熊無敵大砲一發千步彼不量力
當成虀粉一也經略宋沉機蓄謀神鬼難測李提督一腔
忠義百戰餘勇有古名將風二職素伏忠貞同心協贊擔
滅此賊以報 天子合兩國之師馳此窮寇如振落耳二
也關白強暴上刧制其主下虐使其衆天欲亡之實假手
于我三也昨日 國王舉動安詳丰姿偉俊勢必中興而
爾國前後所遣諸使請兵 天朝誠意懇惻淚下如雨庶
幾申包胥泣楚之意君臣若此豈終淪困以順討逆何功
不成四也倭奴所恃惟鳥銃然三發之後即難繼矣其兵
雖衆強者無幾但殺其前行一二百人餘皆望風遁去此

皆可勝之機正志士立功之秋也我朝出令不論我國爾
國但有人能擒斬平秀吉平秀次及僧玄蘇者每名賞銀
一萬兩封伯世襲擒斬平秀家平秀忠平行長平義智平
鎮信等有名諸酋者每名賞銀五千兩世襲指揮使以下
擒獲各有賞格爾國臣民能乘時糾衆共立大功旣可以
復本國之社稷又可以徼 天朝之厚賞以襄國之遺黎
爲起家之始祖豈不暢哉爲此咨請煩遠傳示各道臣民
義兵已起者便爲便進未起者速爲招集或協力以挫其
勢或迭出以分其勢或徼其惰歸或繼其餉道諸所機宜
皆聽自便等因竊照當職守藩無狀劇賊侵逼 宗社丘
墟生靈魚肉喪地遷師寄命一隅上負 天朝下慙臣民
誠無以自謝於覆燾之間負罪引咎俯仰蹙蹐伏蒙 聖

朝天地洪造曲念先故刑章不加寵卹曠古恩非所望心悸神慄日夜叩心飲泣雖欲少答生成實難報效苟度時月得及新春者秋毫皆　帝力也邇者伏見大軍遠來飢渴暴露資粮裝運人畜顛損加之諸老爺勤劬霜雪不遑啓處致此其誰孽由已作雖欲擧口譚恳無說可容一禮效情無物可稱向自提督李進軍之後竊深風露夙夜之憂寢固不敢食豈下咽頃經略宋檄文一通辭嚴義正雷厲風飛即蒙二老爺敦諭蒲幅言順理切春和秋凜神策淵宏妙算玄深通貫天人出入顯晦誠所謂明足以儷日月幽足以動鬼神敢不星馳一紙風諭八方俾人人鼓懦而懷勇感德而怛威也哉至於小邦將卒戰雖殘力怠於自救而勸勉諄恳賞班大國是固踰涯豈敢承當二老爺

為下國靈實勤且加敝邦雖甚褊小亦豈無感內一二忠義感咨內歷指之意而知 天朝曲遂之德者其勇其劫臨戰自見有罪無罪悉稟威斷第念當職積累失國無顔自立而二位涵容又加誘掖引之於興復是雖二老爺拂拭奬勉要強人心而豈復有旺氣在當職身上者倘有之此實 天朝祥氣洋溢屬國當職豈敢若已有之依此宣布神祇謂何臣民謂何但係咨內事理不敢輒刪一依来諭不勝兢惶忸怩之至

李提督如松前咨文 癸巳

云云得此當職為照小邦軍兵素怯久不見兵猝遇勍冦崩潰至此其間各該將領其軍兵之衆器械之盛比權慓軍營十倍者何限任賊蹂躪北窮咸鏡西至平壤此當職

日夜所痛心者也慓捷孤軍赴難暴露原野五個月矣豈復有完兵堅甲可以挫賊者哉猶且董率藩戌致此大捷實兵興後所未有此豈小邦兵力所自辦者端由 聖天子神武遠暢大元師威聲震疊驚弓之鳥自落於虛彈也咸鏡之賊亦且阻其山海謂為可恃合衆咸興等地敢有拒敵之計當職心竊憂之今聞悉趣安邊經逾鐵嶺觸冲纓一策士而繞臨賊也能令賊褫魄齊遁 天威所及物無敢拒竊念兵要乘勢事貴順便西都已復北賊已遁其勢可乘官軍藉聲大賊新敗其傾可順伏惟大元師躬承明命遠奏三捷此正因一鼓之威收全勝之秋也況復小邦寇賊所退人民稍集粮餉儧運水陸所到者如柳成隆所報外節續繼至者又不止此則前頭餽餉之闕恐不

至如前日之甚也況兼遼陽運到官糧海運陸輓輳集開城者亦多而近聞參將許國忠所率南兵砲手一千已於本月十八日過江遊擊王汝徵所率北兵備北賊在寧邊者亦且五百督府一牌招來則此直數日間事而北賊已無繞出之勢督此南北軍兵添卻大勢專意東向則兵無不饒糧無不繼再進之威先聲已窮之寇而不待交鋒先自退北矣兵機難得而易失事會一去而不再倘督府不於此加念則無以終 天朝字小之仁全元戎定遠之功小邦君臣盡不知死所而其受禍有甚於疇曩當職簡率臣僚隨大軍餽運之意終亦徒勤而已當職仍念小邦遺下之民全生者恐賊或來附賊者恐我或勝此豈他哉逆順已判情狀自列玆細之輿在處致擾豈足為大軍之撓

式當職既承督府勤勞敵境衝冒矢石雖不能躬執鞭策其欲致忠豈有量己賊勢信挫軍威已振諒此微悃決意前進則大功必集可無他虞當職區區 宗社泊此一隅幽明所與只屬督府誠不堪悲感切祝之至謹差陪臣議政府左議政尹斗壽賫咨前進爲此合行移咨

右主事 惟新 前回咨 癸巳

准來咨該爲軍務事照得本部奉 命經理征倭粮儲所有備辦轉運已責令委官都司張三畏去後玆特親自巡歷稽查虛實禁革奸弊兼程前進正不欲王聞知恐勞起居不謂遣官遠迎又大駕躬顧雖瞻對淸光可慰夙仰然兵戈紛紛 王乃冒險遠來本部殊不自安也且此時旣非暇豫從容抑豈忍杯酒談笑明晨一會面講兵餉不勞

設宴頻留況求柔本無城郭宮眷在彼須當加意保全王
請先回本部即日經往平壤彼此各便至于部下官軍本
部已有明禁恐猶有私自違禁擾害即令稟知以憑究處
爲此合咨前去朝鮮國王煩查照施行等因准此爲照貴
部以小邦故奉 聖勅勤苦敵境已閱累月軍興不匱得
到今日者皆貴部賜也當職以情以禮固宜趍謝帳下而
旣承經略之命來隨大軍之後其勢亦無由便進者今聞
貴部歷臨近土承風祗謝吐款有涯其敢退伏而暇念其
他天時荏苒討賊漸稽區區之意以謂一日不復讐是一
日無人道也玆往提督根前面懇苦意駕未及卽猝聞貴
部行聚顚倒來赴間冠盖已到下舘恨不得掃塵先候矣
至於宴禮非敢故爲設具而爲盃酒勸也小邦敬 王人

之道自不可已也但念菲薄無以少抒其罔悰比據諸道塘報京城賊倭人飢馬斃其勢欲遁而不得此正可乘之機而節迫梅雨進攻宜亟當職復讐之念日急一日待今日拜候之後仍赴經略根前懇此至誠庶攄嘗膽之願蓋宮眷所在有不可恤者來教至此不勝感激除兵粮一款奉拜面議外爲此合行回咨

呉遊府處移咨 惟忠甲午

爲倭情事 賊情與奏文同 云云等因得此當職竊照伊賊占據小邦已涉三年稔惡逞兇愈久愈深雖以 皇威之遠曁諸將之協力猶未能掃清妖氛畢行 天討況今留守官軍次第卷還以小邦殘兵疲卒力竭勢窮將何以保守邊障得脫於飢虎之喙耶憂遑悶迫不知所出誠恐再造餘命

復阽於淪胥而土崩魚爛殆無以自振也仍念大人為小
邦惓惓之意久而彌切其所以經歷紓畫拯濟矜恤者悉
出於至誠則大人雖離去敝壃其急人之義恤患之仁固
無間於疇曩凡可以為小邦圖存者想必極力於還朝之
日而伊賊兇謀秘計始盡達於 天日之下矣目今賊帥
清正在蔚山之西生浦行長在熊川之簪浦其他諸賊分
屯要害去處築城浚壕運糧練兵蓋房種田無非為久留
之計且伊淩侮 天兵辭說甚悖其乘汛狂逞迫在朝夕
而小邦七道丘墟公私赤立東西數千里萑莽極目積屍
相枕人烟斷絕此皆大人身歷而目覩者一朝有急坐見
滅亡譬如人病革臨死氣息如縷必及其未絕投以良劑
然後庶有再甦之望不然而少緩其救療之方則雖和扁

繼至末如之何當職當此危急事情節次上聞已非一再而前後阻滯不達　天闇悠遠暴白無路近又以安康之砍殺　天兵者誘為本國飢民而歸罪於出戰大人其時在慶州防守終始悉知其事言之是非固不足多辨但賊若聞知寧無竊笑耶比觀此賊兇詐百端外假封貢實肆猖獗所要七事憤極神人其陽為講和放還當職二賊息亦無非姑緩　天兵而求逞其兇計偽謂此賊誠心乞款則當斂兵自退以待朝廷之命何故沈遊府纔出釜山而晉州之陷在旬日之內譚委官宣諭方勤而安康之賊又復衝突以此見之其所謂怛威而乞哀者果是真耶偽耶機會一失後悔無及小邦之亡已無可言獨不為　天朝東顧之憂耶當職於此尤切痛心飲血未知攸濟卒遇

大人旋旆歸朝庶得以邉上實狀盡陳無隱當職與遺民咸冀再生願大人憐察終施大恩除將賊屯去處一一圖畫貼說且另具賊情送呈開覽外為此合行移咨

遼東都指揮使司回咨 甲午八月

朝鮮國王准來咨該為東封難恃敬陳備禦末議懇乞聖明裁斷以保治安事云云等因准此查照先該本年五等月內節據走回人供詞賊酋關白來坐郎古耶地面聚舡運糧添調強兵擬於七月間分犯全慶地方而摠兵官劉先將軍火器具裝舡運送等候軍門回話將要撤兵西還小邦之人並懷疑惧今准前因特添精銳三千相兼小邦選兵以把各該關隘除邉依該部題本欽依內事理一體欽遵施行外為照小邦得蒙拯濟保有今日而軍兵死

乏糧餉匱竭兼且賊擄門庭有朝夕必亡之勢中懷憂灼
不知所以為計今又　天朝曲加矜憐再行籌畫將要添
調南兵協守險要　皇恩至此再生有望感激銘心隕結
無路第念今日危急萬倍疇昔兵荒之餘國內揭然而賊
留既久究計益密修城浚壕造兵運糧決裂之患在所必
至而以等待封貢少戢兇鋒此政商確長策以備侵軼之
會也為查小邦關隘自江原歷忠清至全羅除竹島二嶺
及秋風八良等要害外其餘捷經僻蹊或陸或水曲出傍
通者甚多而雲峯大丘相距數百里聲勢既不相接摠兵
劉五千之兵雖添與新兵三千及小邦隷屬之軍恐未足
以擺布各處使賊無入也又查小邦水田累多膏腴自經
兵禍盡為汚莱農民從死牛種又缺豈能一年耕種以供

一年之食唯全羅忠清二道迤西州縣得免殘破物力稍完以此獨當徵調飛輓不息即目倉糧亦匱民力並竭雖有一二耕種之處所收幾何决不足以接濟軍前當職妄意以為 天朝既罷封貢更圖防守如要廓清海曲求固藩籬非與再調大兵無以勦殲兇賊非與再運軍粮無以供給大兵此是廟議之所甚難而在今日終恐不可得已也煩乞貴司備將前因轉稟總督軍門急速題奏更加區處速併原調南兵先赴協守仍行揔兵官劉留待本處嚴禁管下勿透事機且於大兵未至之前暫示羈縻之狀以緩兇禍不勝幸甚爲此合行回咨請照驗轉稟施行須至咨者

遼東都指揮使司前發咨 甲午八月

為照小邦蒙 皇上德威得以紓禍而却賊保有今日不
幸而兵禍未解迄今三載賊可退而猶擾事可了而猶難
為朝夕垂亡之國職中心憂灼雖日日籲呼寧盡所懷顧
惟 皇朝既前後推恩罔有筭紀天地之仁令必曲加全
活而在當職受恩之深尚慮每奏賊情則恐貽上憂再請
兵糧則希恩無極備陳殘破則亦近於憚於自力前恩已
弘尚稽糜粉誠不敢再請而屛息待命頃雖一二遭瀆擾
天聽直出於危迫不得自已而當職之心自見如此邇間
伏聞廷議令總兵劉撤回鴨綠本國原留軍火器械並社
撤取小邦人心岌岌更無可恃皆以為 皇恩不可再冀
賊風不日當肆重足遑遑不知死所即準貴司咨該兵部
題奉欽依內事理仰惟 天朝曲念小邦終始籌畫筭無

遺策擬撥新兵三千就添總兵劉原領川兵協同小邦隷
屬之卒分守全慶要害使賊不敢再入腹內終欲保全小
邦　皇恩洊加如水增至當職感激惶戴除一體欽遵外
仍照　天朝至仁為小邦求安者若是其盛則小邦之所
以自謀者雖甚淺見苟有一毫可以裨　皇朝經畫而成
皇上為小邦求安之志者則寧嫌瀆濫而有不自盡者哉
竊覸天下之事要不失機會機會一失智者亦難為計始
天兵一鼓東下小邦見其聲威震赫列屯望風以謂釜山
以北無復賊蹤此所以請留五千南兵而為憑藉善後之
圖即五千之數斯為有餘既賊海濱盤據寨屯至於今日
則非惟小邦請留五千之計左矣雖經略宋所留萬六千
兵亦萬萬不足猶幸伊時小邦之人氣力猶存跛躄思効

各處官義諸軍尚有累萬公私蓋藏未全耗絶老弱男婦足以負戴餽運此眞乘已睽之勢而盡勦倭奴肅清海嶠之秋也此小邦所以自見其機而不避煩瀆再請兵餉而不知止者也大兵已撤而旣難再出餫餉亦不可再運而事不可不爲結末則此當事之地所以有封貢羈縻之議也無非出於爲小邦圖存之至意也賊雖誠詐難審而少戢毋逞以等待爲言其兵勢之盛首尾連亘於東南海邊者則固自知也其添兵運糧實不知其的有幾數而彼見封議經年不決而比先勾管之臣又未見回則其懷疑防患宜蓄謀深而爲備密矣今其一朝而所望者已失則其原情變詐又有言可執因在野之粮而肆決裂之毒者的然無疑而禍且速矣小邦之勢則其窮迫耗竭萬倍疇曩

而更無可爲職請詳言其故當 天兵之初至也職實不
知徼疆之內遺民有幾餘粟有幾惟慮蕩殘之極雖竭力
調度亦無以取辦目前以供大軍號召募括不遺餘力殫
心盡氣以爲時月之覬庶使大軍免憂兵糧豈期與賊相
持至三歲之久國內枵然更無餘力可用者哉癘疫飢饉
民之耐勤苦者都盡供軍賑飢粟之在地上者已絶向之
所恃而爲根柢者惟全羅逈西及忠淸右道若干郡邑而
以來經兵火之故獨當前後調運之煩地遠力綿僅十致
一其運到之穀實不足以贍給大軍而其力已殫經禍地
面一様空虛殆無分寸贏餘雖故有肥饒之地一年耕足
一年之食而百不能一二耕耕或不耘以廢今秋所獲計
不足以賑遺黎喚竭之命更有何粟可供大軍則此誠小

邦無兵可守無餉可食以小邦籌之不知所出今蒙廟議
以封貢既罷更圖戰守其在小邦曷勝感泣第念總兵劉
五千之兵雖添與新兵三千及小邦隷屬之軍一萬六千
都不過二萬四千此其戰則不足其惟守乎小邦形勢非
有十二關隘可畀力守之而保他無虞者賊之向北之路
除鳥嶺直路外自慶尚沿海左右而動則或陸或津或嶺
或峽東北而走江原者有三北而走忠清者有七西而走
全羅者有五其曲遠僻路經賊所踏穿者又不止此數如
雲峯大丘則雖各可守相距數百里聲勢既不相接又非
賊必由之地也則職恐二萬四千之兵非惟戰固不足守
亦不給其何能擺布要害使賊不入倘蒙　天朝弁絕封
議而仍許拯濟小邦則非有　再勤大兵并與贍粮無以盡

絶倭奴寧靖屬國而顧緣職賊擾門庭無兵可助無食可供而徒欲 天朝再撥兵餉此職之所以惶悶隕越寧死而不敢瀆請者也職之情事其亦迫矣仰惟 皇上父母之慈軫焉如初憐小邦之情勢察事機之變遷更與廟堂曲賜區處先行總兵劉仍駐本處以安人心兼於大軍未至之前姑示覊縻以緩其禍毋令透漏軍機致敗早遲則職與大小臣庶惟思一死仰答洪造尚復何言煩乞貴司備將前因轉報總督軍門速行題奏施行為此合行移咨

兵部移咨乙未三月

朝鮮國王為欽奉聖諭事萬曆二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准貴部咨前事項因倭犯朝鮮勢危告急致屢我 皇上命將興師遠為拯救勞兵費餉始得恢復境土再造生靈

比自關白遣小西飛具表乞封意雖誠懇尚未慨允繼因
朝鮮具疏代請荷蒙　皇上姑准一封追復欽奉聖諭會
集文武多官研加譯審訂以約束頗皆明確本部一力擔
當題奉　聖旨這倭使既譯審明確封名冊使着詳議具
奏條部裏先差官宣諭倭將率衆盡數回巢待朝鮮王奏
到之日遣使往封欽此隨經題准封關白為日本國王欽
遣冊使二員同小西飛於正月內出境暫駐遼陽俟釜山
倭衆盡數回巢該國奏到而後往封薄海內外莫不聞知
無非為朝鮮計也令特專官傳檄該國君臣務意誠心仰
體　聖明字小之仁責差的當陪臣前到釜山親會行長
諭以　天朝恩威兩相修好不念舊惡俟彼釜倭盡歸柵房
燒燬之後遵旨據實奏報以便冊使渡海往封萬勿遲疑

等因准此除即選差陪臣司僕寺僉正朴振宗跟同貴部差官婁國安前往釜山探視倭賊形勢去後二月二十七日回據陪臣朴振宗狀啓臣敬蒙差委跟同兵部差官婁國安本月初十日巳時進到熊川賊營有平行長中軍倭無羅也叱知出來迎接先問說 天使何時出來臣回說俺起程時聽得 天使於本月盡頭當到遼東隨有倭衆多寡不等陸續來問臣回說如前各倭或微笑不信或抵掌喜躍十一日行長令通事倭要時羅等邀差官婁國安及臣迎入廳裏有玄蘇平調信預焉行長令要時羅問說爲因甚事來到這裏臣回說俺蒙兵部石爺分付來看你們進退耳更無別操句當俄而行長進酒勸飲打話移時而罷本日及十三日行長與婁國安連次打話臣向婁國

安探問有甚說話本官回稱行長問俺出來緣由俺回說
聖上旣已准封沈參將多帶人馬先　天使出來兵部石
爺差遣俺等曉諭你們先令撤兵過海又移咨朝鮮國著
差陪臣一員跟我同來看覷你們動靜以憑轉奏以便
天使進前你們能欽遵　聖諭撤兵渡海則事當易就行
長回說自平壤至釜山一遵　天朝約束不敢違背俺不
是欽遵　聖旨者乎今次大人又講撤回勾當非不欲登
時渡海但念大軍進退不可容易煩乞大人先回部裏催
送沈參將俺等當先撤兵仍留待候　天使一時渡海俺
回說你們以　天使來否爲之進退俺回報石爺催送沈
參將等情聽此十五日有平調信向臣說稱俺等虛費粮
餉苦留海上委無他意只爲等待　天使渴望之情豈啻

若赤子之望乳母況俺等身投異國四年從我人情孰無
父母妻子之念天若不卹俺等使不得生還故土則冤結心
曲何時乃已煩乞大人爲俺等善爲區處臣回說 天朝
念本國累世忠勤視同內服故發兵運餉極力拯濟至於
准封一事係是 天朝恩典原非下邦所敢容贅說罷臣
在賊營時看得上下倭衆並皆悉苦久留等待 天使似
出真誠等因具啓得此隨該貴部差官奠國安遞送賊酋
平行長書一紙謄寫日本先鋒豐臣行長謹啓朝鮮國禮
曹大人閣下 天朝兵部尚書石老爺差婁國安及馮堂
等宣諭封事實信貴國命官一人護送入營爲 天朝存
忠誠爲日本修舊好章甚日本於 天朝篤恭順求冊封
候 天使者三霜于茲矣 天朝人嫌疑未解時時差人

示撤兵之事行長先是三千沈遊擊入平壤結約以來無
一違約分界不超之退王京到釜山脫淸正手還王子及
陪臣今雖在蒲浦不犯貴國封疆運日本糧用度只蘇濡
是貴國溪水而已若非倭 天使爭徒滯浦浦乎 天朝
人疑心未休者何也伏望貴國上書兵部老爺先差沈遊
擊入營相議俾 天使進營乃是貴國平安倭兵還國良
策也勿怠勿怠餘期嗣音等情得此查照先該本月初二
等日節據遊擊將軍陳伺候陪臣李時發等狀啓及節准
本府咨俱係諭倭撤兵等勾當已經備將前因咨請遼東
都司轉報貴部及總督軍門去後今該前因當職竊照所
據陪臣朴振宗原硯賊情查與陪臣李時發等狀啓及遊
擊將軍陳咨內事理相同其等待 天使之說似係的確

而其姦拗不念 天朝大體徒以見欺為慮必要先見的
信然後方要撤回意實有此乎行長原授本國書一紙係
是貴部差官與國安遞傳文字仍將原書搭封除備查前
後探試賊情具本另差陪臣星夜賫奏外為此合行移咨

都察院移咨 丙申

准此為照小邦蒙 皇朝天地父母之恩得以保有今日
玆者再出大兵終始拯濟又為經理長遠之策圖盡積衰
之勢惓惓曲全一至於此者誠以小邦自祖先以來忝守
藩屏脩天子之業命少效忠順不忍一朝棄之使其地為
鯨鯢所吞噬耳貴院以茂德重望又能體 皇上之盛意
自莅守道經營小邦如一家事深軫殘破禁約騷擾風聲
所及即小邦士庶擧切感賴今又膺經理之命將臨敝疆

小邦人人如鳳凰景星爭先覩之為快豈敢有他念謹查
兵部題本　聖旨令當職計議奏報而內開設官置鎮等
項事宜揆以小邦今日之力慮有不堪須早據實陳列庶
免日後設施不辦之罪玆具一本專差陪臣沈喜壽馳奏
仍具一咨稟知貴院去後今准來咨吉意丁寧恐小邦以
官解兵應而稟當職久知貴院廉操出天而又嶄然在哀
疚之中何敢以此為慮致悞成事往誦再三倍加兢惕煩
乞貴院諒其情勢而恕其不及終賜裁教俾當職得免罪
戾不勝幸甚擬合咨復為此合行

五峯先生集卷之十二